

慧 眼 禪 心

戴邁樂／著

若水／譯



Anthony de Mello
若水 著
譯 著

慧
眼
禪
心

先啓文化事業
發行

ONE MINUTE WISDON
(The third edition, second run)


by Fr. Anthony de Mello, S. J.

Transloated by Jo-shui


Copyright: © Gujarat Sahitya Prakash, India.

Chinese Copyright: Kuangchi Press, Taipei 1987

目錄



一〇	深處	……	一五
一一	密室	……	一六
一二	天賦	……	一七
一	奇蹟	……	三
二	成熟	……	四
三	靈敏	……	六
四	無稽	……	七
五	明朗	……	八
六	宗教	……	九
七	靈修	……	一一
八	覺照	……	一二
九	臨在	……	一三
引言	……	……	二



二五	精神解脫	……	三二
二四	言談	……	三〇
二三	實情	……	二九
二二	默觀	……	二八
二一	幸福	……	二六
二〇	故事	……	二五
一九	無知	……	二四
一八	實際	……	二三
一七	好轉	……	二二
一六	預言	……	二一
一五	夢壓	……	二〇
一四	諒解	……	一九
一三	和諧之道	……	一八

(一)





四一	四〇	三九	三八	三七	三六	三五	三四	三三	三二	三一	三〇	二九	二八	二七	二六
盲從……	門徒……	哲學……	應機……	更新……	幻境……	重生……	命運……	諉責……	朝拜……	盲動……	封閉……	不二……	自囚……	活動……	流言……
五〇	四九	四七	六四	四五	四四	四三	四二	四一	四〇	三九	三八	三七	三六	三五	三四



五七	五六	五五	五四	五三	五二	五一	五〇	四九	四八	四七	四六	四五	四四	四三	四二
本末……	反映……	無神論者……	責任……	無明……	進步……	上岸……	無言……	荒原……	反璞歸真……	蒙昧……	和平手段……	逃避……	倚賴……	生死關頭……	媒介……
六七	六六	六五	六四	六三	六二	六一	六〇	五九	五七	五六	五五	五四	五三	五二	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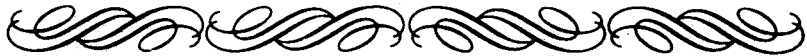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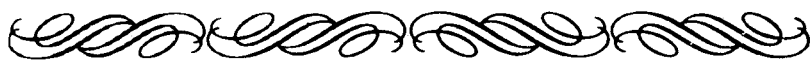
五八	無作……………	六八
五九	隨緣……………	六九
六〇	表達……………	七一
六一	發現……………	七二
六二	抽身……………	七四
六三	可塑性……………	七五
六四	轉變……………	七六
六五	緣由……………	七七
六六	強制……………	七八
六七	精打細算……………	七九
六八	革新……………	八〇
六九	模倣……………	八一
七〇	孤獨……………	八二
七一	有色眼鏡……………	八三
七二	謙遜……………	八四
七三	牽絆……………	八五



七四	擴張……………	八六
七五	自重……………	八七
七六	暴戾……………	八八
七七	離題……………	八九
七八	激將……………	九〇
七九	意識型態……………	九一
八〇	倫理……………	九二
八一	錯覺……………	九三
八二	遙控……………	九四
八三	投入……………	九五
八四	覺醒……………	九六
八五	大夢初醒……………	九七
八六	無執……………	九八
八七	分別……………	九九
八八	造化之工……………	一〇〇
八九	透視……………	一〇一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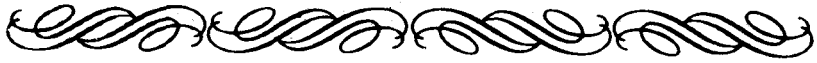


一〇〇	分離……………	一〇二
九一	改變……………	一〇三
九二	領悟……………	一〇四
九三	慧見……………	一〇六
九四	自立……………	一〇七
九五	免疫……………	一〇八
九六	眞實……………	一〇九
九七	妄見……………	一一〇
九八	自以爲義……………	一一一
九九	熱忱……………	一一二
一〇〇	極權……………	一一三
一〇一	無我……………	一一四
一〇二	智慧……………	一一五
一〇三	愛情……………	一一六
一〇四	富裕……………	一一七
一〇五	眞福……………	一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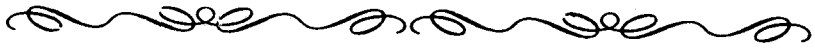


一〇六	何處無芳草……………	一一九
一〇七	逝者如斯……………	一二〇
一〇八	賭注……………	一二一
一〇九	幻滅……………	一二二
一一〇	解脫……………	一二三
一一一	閉塞……………	一二四
一一二	入世……………	一二五
一一三	自然……………	一二六
一一四	天堂……………	一二七
一一五	身臨其境……………	一二八
一一六	悟心……………	一二九
一一七	佳運……………	一三〇
一一八	喧擾……………	一三一
一一九	思想……………	一三二
一二〇	啟示……………	一三三
一二一	祝福……………	一三四





一三二	罪……………	一三六
一三三	痊癒……………	一三七
一二四	信理……………	一三八
一二五	信仰……………	一三九
一二六	無言之教……………	一四〇
一二七	方生方死……………	一四一
一二八	本來面目……………	一四二
一二九	「我是」……………	一四四
一三〇	言語道斷……………	一四五
一三一	真諦……………	一四六
一三二	虛靜……………	一四七
一三三	服務……………	一四八
一三四	根器……………	一四九
一三五	陶然自樂……………	一五〇
一三六	表象……………	一五一
一三七	神聖……………	一五二



一三八	友善……………	一五三
一三九	昇華……………	一五四
一四〇	開放……………	一五五
一四一	自縛……………	一五六
一四二	自甘貧賤……………	一五七
一四三	本來具足……………	一五八
一四四	文字……………	一五九
一四五	修練……………	一六〇
一四六	適中……………	一六一
一四七	矛盾……………	一六二
一四八	只緣身在此山中……………	一六三
一四九	形象……………	一六四
一五〇	偶像崇拜……………	一六五
一五一	栽培……………	一六六
一五二	無常無斷……………	一六七
一五三	非經驗……………	一六八

(五)





一五九	天機……………	一六九
一五八	敬畏……………	一七〇
一五七	自欺……………	一七一
一五七	避重就輕……………	一七二
一五八	判斷……………	一七三
一五九	沉着……………	一七四
一六〇	莽撞……………	一七五
一六一	愚昧……………	一七六
一六二	成長……………	一七七
一六三	短視……………	一七八
一六四	回歸……………	一七九
一六五	鳶飛魚躍……………	一八〇
一六六	自我空虛……………	一八一
一六七	活於真實……………	一八二
一六八	差距……………	一八四
一六九	限度……………	一八五



一七〇	揭示……………	一八六
一七一	天職……………	一八七
一七二	無字天書……………	一八八
一七三	老化……………	一八九
一七四	致命傷……………	一九〇
一七五	壓力……………	一九一
一七六	欲振乏力……………	一九二
一七七	名相……………	一九三
一七八	有省……………	一九四
一七九	人性弱點……………	一九五
一八〇	反對……………	一九六
一八一	無限……………	一九七
一八二	宗教制裁……………	一九八
一八三	琴瑟合鳴……………	一九九
一八四	偉大……………	二〇〇
一八五	明心見性……………	二〇一

(六)





一八六	顯露……………	二〇二
一八七	默觀……………	二〇三
一八八	無心……………	二〇四
一八九	藝術……………	二〇五
一九〇	寂滅……………	二〇六
一九一	猜忌……………	二〇七
一九二	隨機施教……………	二〇八
一九三	過猶不及……………	二〇九
一九四	祈禱……………	二一〇
一九五	豪氣干雲……………	二一一
一九六	操縱……………	二一二
一九七	執著……………	二一三
一九八	炫耀……………	二一四
一九九	垂拱而治……………	二一五
二〇〇	天恩……………	二一六
二〇一	優越……………	二一八
二〇二	極限……………	二一九



二〇三	膽識……………	二二〇
二〇四	工具……………	二二一
二〇五	共融……………	二二二
二〇六	拳打太極……………	二二三
二〇七	食譜……………	二二四
二〇八	虛心……………	二二五
二〇九	灑脫自在……………	二二六
二一〇	虛榮……………	二二七
二一一	教育……………	二二八
二一二	逆境……………	二二九
二一三	仁者無懼……………	二三〇
二一四	悟……………	二三一
二一五	淨化……………	二三二
二一六	天才……………	二三三
二一七	人性……………	二三四
二一八	絕望……………	二三五
譯者跋……………		二三七

(七)



「世上可真有『一分鐘的智慧』這等事？」

「當然有。」大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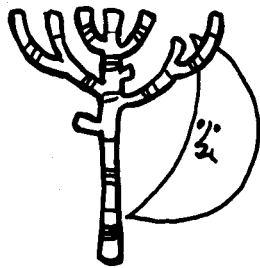
「但一分鐘，未免太簡短了吧！」

「它比五十九秒還長呢！」

面對弟子的疑惑，大師接着說：「一眼望見月亮，又需耗時多久呢？」

「那麼，多年來精進不懈地修持，又有何意義？」

「人可能需要一生的時光培養視力，但，『看到』却是在剎那中完成的。」



引 言

本書所載軼聞中的大師，並非某一特定的人物。他是一位印度瑜珈師，一位禪師，或是道家的真人，猶太教的經師，或是基督宗教的隱修士，回教的神秘家。他是老子，也是蘇格拉底，是佛陀，也是耶穌，是莎哈諾斯塔（祇教），也是默罕默德。他的學說可能出現於西元前七世紀，也可能出現於廿世紀的今天。他的智慧同時照亮了東方及西方。他的歷史淵源或前身來歷，又有何重要？歷史，不過是一些現象的記錄，並非「實相」本身，是一些教條的集成，却未深入那終極的「寂靜」。

只需一分鐘的時間，就能讀完大師的某一段軼事。也許大師的措辭令你莫測高深，煩躁生惱，甚至覺得毫無意義。確實，這不是一本易於領會的書。它不是跟你敘述道理，只為喚醒心靈。文中（不是指白紙黑字，也不是指故事情節，而是指它的精神、心態及味道）所隱藏的是「言語道斷」的智慧。當你翻閱本書，咀嚼大師影射的言詞時，也許你已不知不覺地汲取了書中無言的智慧，身心豁然開朗。這正是智慧的力量：在無作無求中，氣質自然變化。不論你相信與否，人只要覺醒於那超乎文字概念的「實相」，即能脫胎換骨、面目一新。

如果你已幸運地被那智慧喚醒，你就不難發現：妙音希聲、聖行無為，以及無心任運而化的妙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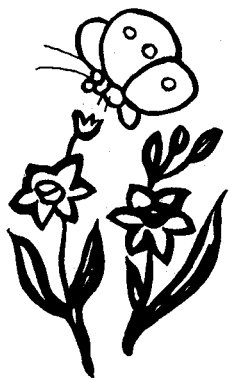
（作者按：讀這些故事，應小口小口地啜飲，每次不超過兩三篇，囫圇吞棗會減低它們的效能。）

一 奇蹟

有一人，不惜翻山越嶺，前來查證大師的顯赫事蹟。

「你的師父曾行過什麼奇蹟？」他向大師的一位弟子查詢。

「嗯……世上有各式各樣的奇蹟。只是在你的家鄉，把天主滿全某人的心願視爲奇蹟；在我們這裏，當人們承行天主的旨意時，我們視爲奇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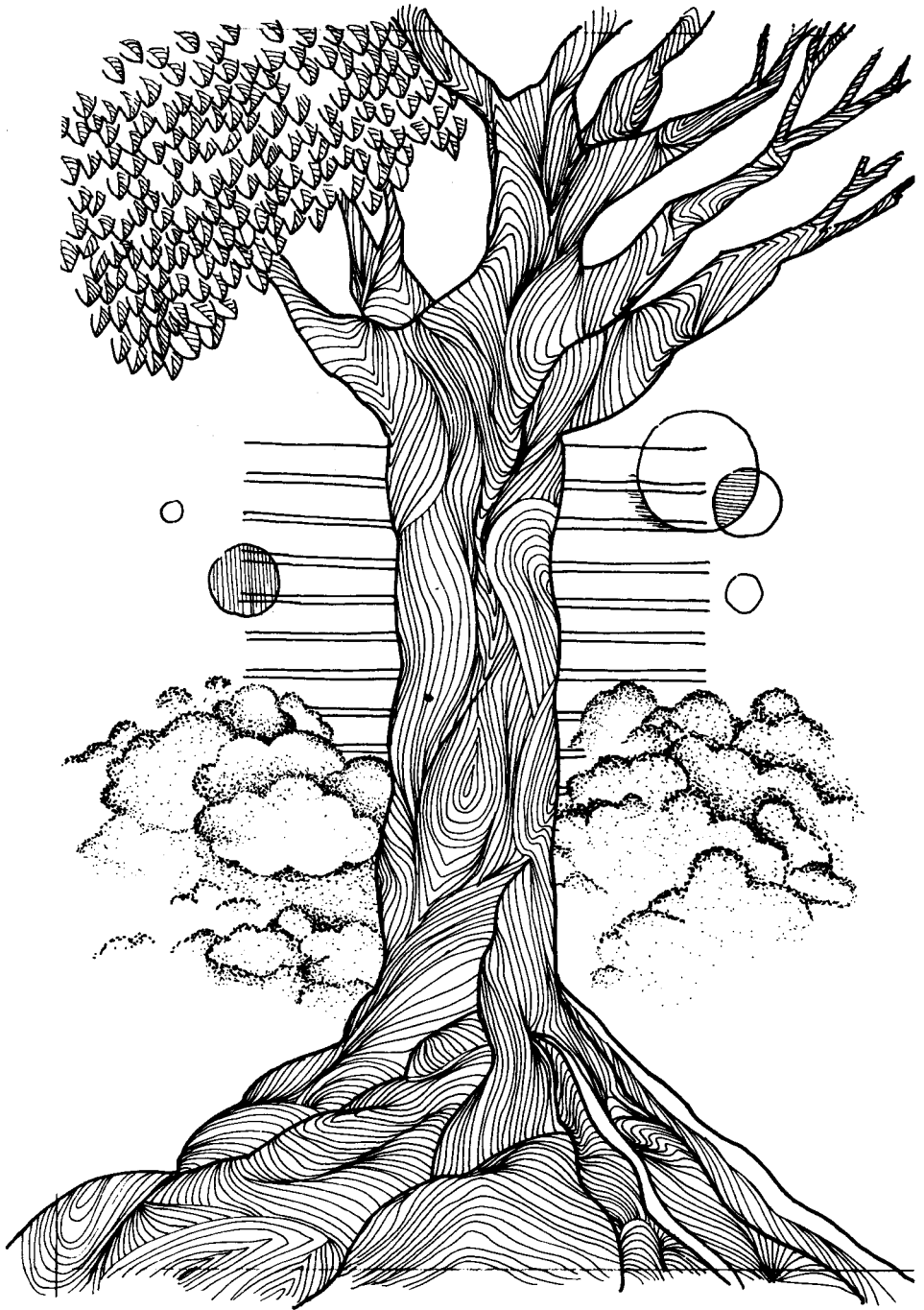


一一 成熟

有個弟子終日沉浸在祈禱中。大師對他說：「什麼時候你才學會自立，而不處處黏着天主不放？」

弟子聞之愕然：「您不是常教導我們應仰賴天主如父一般？」

「你什麼時候才會懂得：『父親』並不是讓你倚賴的一樣東西，他只是幫助你驅除內心倚賴他物的習性而已。」



三 靈 敏

「如何才能經驗到我與萬物本是一體？」

「聆聽。」大師道。

「我該如何聆聽？」

「把自己化作一隻耳朵，留神於一事一物中宇宙所通傳的玄音。若你所聽到的是你內心的獨白，應立即中止它的喋喋不休。」

四 無稽

當一位弟子正在靜坐祈禱，大師拿着一塊磚，死勁地在地上磨。

起初，這位弟子把它當作考驗自己專心的試煉，而欣慰地接受。然而，噪音愈來愈尖銳，他終於耐不住性子，大吼：「老天，你究竟在幹什麼？難道你沒看見我正在祈禱靜坐嗎？」

大師靜靜地說：「我想把這塊磚磨成一面鏡子。」

「你瘋了！磚裏怎能磨得山鏡子來？」

「彼此彼此，在自我內又怎能生出真正的靜觀者？」



五 明 朗

「不要刻意去尋找天主。」大師說：「只需觀看，一切自會豁然開朗。」

「應該怎麼觀看呢？」

「當你看任何東西時，就只看眼前所呈現的，勿起他念。」

弟子們大惑不解，於是大師作一淺喻：「當你望月，就儘管觀月，勿觀其他。」

「當我們望月時，除了月亮，還能看到什麼？」

「饑餓的人會看到一團乳酪，戀愛中的人會看到情人的臉。」

六 宗 教

一位旅經此地的政府首長，前來向大師致敬。

「我政事繁忙，無暇聽受長篇大論的開示。」他說：「你能爲我這類忙人，把宗教的精隨濃縮成一句話嗎？」

「爲了滿全大人的願望，我將它濃縮成一個字。」

「不可思議！這玄妙的字是什麼？」

「靜默。」

「如何達到靜默。」



慧眼禪心

「靜觀。」

「我能再問：什麼是靜觀？」

「靜默。」



七 靈 修

在大師的禁語日，一位過客來訪，央求大師賜予智慧之言，作為他人人生旅程的座右銘。

大師溫煦地點點頭，拿出一張紙，寫上一個字：「覺。」

訪客感到困惑。「這未免太簡短了吧！能否請您再申述一下？」

大師取回那張紙，再加上二字：「覺，覺，覺。」

「這些字究竟什麼意思？」訪客困窘地問。

大師再度俯身加上幾個字：「覺，覺，覺，意思就是覺。」

八 覺 照

「我該怎麼做，才能明心見性？」

「就如同你無法使旭日東昇，對於至高的悟境，你也一無所能。」

「那您所教導的修持方法又有何用？」

「只是讓你在旭日東昇的那一刻，別睡着了。」

九 臨 在

「我由何處纔能覓得悟境？」

「這裏。」

「它什麼時候才會來臨？」

「現在。」

「那麼爲什麼我體驗不到？」

「因爲你根本沒有看。」

「我應注意什麼？」

「什麼也別注意，只是看。」

「看什麼？」

「你眼光所落之處。」

「我是否應以特殊的方法看？」

「不必，平常心即可。」



慧眼禪心

「但我平常不都是這樣看嗎？」

「你並沒有。」

「爲什麼？」

「因爲你必須『在』才能看，而你大部分時間都心不在焉。」



十 深處

大師告訴一位商人：「魚兒無法在乾旱的陸地上生存，你也無法在世界的纏縛中生活；正如魚兒必須回歸大海，你也必需回歸寂靜。」

商人聞之一怔：「難道我必須放棄事業，加入隱修會？」

「不！不！你可以繼續你的事業，同時，回歸你的心靈深處。」

十一 密室

弟子請示智慧之言。

大師說：「回去，安坐在你的密室內，它會啓示你智慧。」

「我又不是僧侶，那來的密室。」

「你當然有一座密室，往內瞧！」



十一 天賦

一位猶太籍的弟子問：「我該做什麼善工才會蒙天主悅納？」

「我怎麼知道？」大師道：「根據你們的聖經：亞巴郎慇懃待客，天主與他同在；厄里亞熱愛祈禱，天主與他同在；達味善理國事，天主也與他同在。」

「有沒有任何辦法能幫我找到天主對我的恩賜及安排？」

「有，先發掘你內心最深的渴望，然後順着它發揮大用。」

十二 和諧之道

大師一向不甚注重傳統及成規。

有一回，他的弟子與自己的女兒發生爭執，弟子一味強調：女人只要順從她丈夫的決定，就算已履行了她們的宗教責任。

大師公開支持那女孩的立場。

他的弟子十分驚訝這德高望重的大師竟會做出此事。大師對他說：「你該了解，生活就好像是一首樂曲，是由感受及直覺組成，而非靠法律及責任。」

十四 諒解

「我該如何培養起絕不批評鄰人的美德？」

「由祈禱。」

「那麼，我爲什麼至今未有所獲？」

「因爲你尙未正確地祈禱過。」

「如何才正確？」

「由天主的心中開始祈禱。」

「我如何才能臻於彼境？」

「諒解每一個犯過者常出自無知或無心，故理當受你的寬恕。」



十五 夢 魘

「我如何才能獲得永生？」

「永生即在眼前，只需回到現在。」

「我目前不正在現在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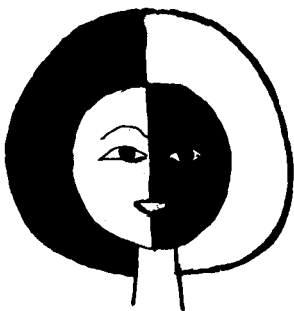
「不！」

「爲什麼？」

「因爲你尚未捨離過去。」

「我的過去並沒有什麼不好，爲什麼要捨離？」

「過去的事應該捨離，不是因爲它有什麼不好，而是因爲它已過去了。」



十六 預言

「我希望成爲一個真理之師。」

「你是否有勇氣在四十五歲以前承受任何奚落、輕視、甚至饑餓？」

「是的。但能否告訴我！四十五歲以後我會變得如何？」

「你會對上述一切習以爲常了。」

十七 好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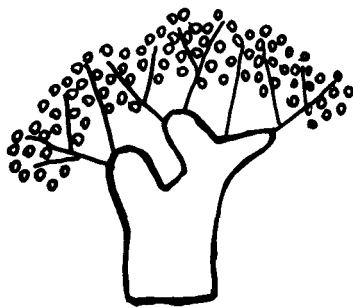
一位年輕人花天酒地、耗盡所承繼的一筆鉅額遺產後，淪入一般浪子的結局；當他身無分文時，也變得舉目無親了。

他感到財竭智窮，於是登門造訪大師，並問：「我既無錢財，又無親友相助，我會有什麼樣的結局呢？」

「放心吧！孩子，相信我的話：一切會好轉的。」

這位年輕人眼中立刻閃爍着希望：「我會再度變得富有嗎？」

「不，你會漸漸習慣於目前身無分文又舉目無親的生活。」



十八 實際

一位女弟子正籌備她的婚禮，並且宣稱：她爲了愛護窮人之故，將說服家人一反習俗：讓窮人上坐首席，而使富人坐在近門的下位。

她望着大師，期待着他的讚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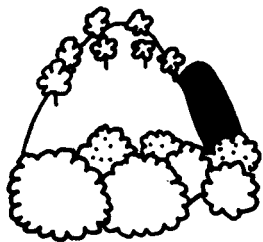
大師想了一會兒，就說：「孩子，這樣子是不會有好的收場的。沒有人能真正享受這個婚宴。你的家人會感到困窘，你的有錢朋友會覺得有辱身分，而那些窮朋友雖身居上位，却因過於難爲情而食不下嚥。」

十九 無知

一位年輕弟子才氣縱橫，各方學者都前來請教並讚歎他的博學。

當地政府首長，正在物色一位顧問，故前來請教大師：「請問，這位年輕人是否真如傳聞中所說的博學多才？」

大師的態度不置可否：「老實說，這小子整天讀個不停，我真不知他如何騰得出時間去了解所讀的一切。」



一一〇 故事

大師常用比喻或故事來啓發弟子，他們聽得津津有味。有時却感到不滿，因他們渴望更深的真理。

大師對他們的不滿，充耳不聞，僅提醒他們：「孩子們，你們還不了解：人類與真理之間最短的距離就是故事。」

他又曾說過：「不要低估了故事的作用。俗語說得好：『二分錢的蠟燭可以找到一個遺失的金幣』；一個簡單的故事常會道出最深的真理。」

一一一 幸福

「我的處境亟待救助，否則，我真會瘋了。我的太太、孩子及所有親戚都住在同一間房間裏，整天互相謾罵吼叫，我的神經快崩潰了。這屋子簡直是一座地獄。」

「你能否答應我：不論我要求什麼，你都能切實做到？」

「我發誓：一定做到。」

「很好。你家裏養了多少牲畜？」

「一頭牛，一隻羊，還有六隻雞。」

「把牠們全部帶入你的屋內。然後，一週後再來見我。」



這位弟子聞之膽寒，但他答應過一切照辦，所以他引進了所有牲畜。一週後，他形似枯槁，向大師呻吟不已。

「我已經不成人形了。骯髒、惡臭、吵鬧。我們都快瘋了。」

「回去吧！」大師說：「把所有牲畜趕出去。」

這人立即衝回家。次日，他回來時，眼中充滿了喜悅。

「生活變得多麼美好，所有牲畜都趕出去了，家中像個天堂一般——如此安靜，如此乾淨且溫馨。」



一一一 默 觀

一位弟子昏沉入睡時，夢見自己進入天堂。他很驚異；竟然他的老師和其他師兄弟也在那兒，並在深沉默觀。

「這就是天堂的賞報？」他叫道：「爲什麼和我們世間的境界毫無差別？」

他聽到一個巨大的聲音響起：「傻子！你以爲這些默觀者在天堂中？恰恰相反！天堂在這些默觀者心中。」

一三三 實情

有回，一位賭徒向大師說：「昨天我玩牌時，作了手脚，被發現了，牌友揍了我一頓，還把我攆出窗外。你認為我該怎麼辦？」

大師深深望了此人一眼，答道：「如果我是你，從現在起，我會盡量在樓下打牌。」

弟子們聽之一怔：「你爲什麼不乾脆勸他戒賭？」

大師簡單而睿智的答覆是：「因爲我知道他辦不到。」



一四 言談

弟子迫不及待地把市集上聽來的傳言稟告師父。

大師說：「稍等！你所要告訴我的，是真有其事？」

「我不這麼想。」

「它很有用？」

「並沒什麼用。」

「它很有趣？」

「不！」

「那我們為什麼要聽它呢？」



一五 精神解脫

大師認為，只要運用得當，任何話本身都不是壞的。

當他獲悉，有位弟子很喜歡賭咒發誓，就說：「即使是詛咒，有時也可帶來祈禱所無法獲得的精神解脫。」





一六 流言

一位弟子承認他有傳佈流言的壞毛病。

大師毫不留情地說：「若只是傳佈，還不算太糟，恐怕你還免不了加油添醋吧！」

二七 活動

大師向那些常請示智慧之言的弟子說：「智慧是不能用言語來表達的，它在行動中顯示自己。」

當他發覺這些弟子竟然狂熱地參與各種活動，不禁大笑：「這不是行動，是活動。」



一八 自囚

大師向一位弟子說：「你很以自己的聰明智慧為豪，就好比一個囚犯向他人誇耀他的牢房是如何的寬敞。」



一九 不二

「人如何才能與天主合一？」

「你愈努力，便愈加深你與祂的鴻溝。」

「那麼人對天人之間的距離又該如何？」

「應了悟根本沒有距離存在。」

「這是否意謂着天主與我爲一？」

「非一非二。」

「這怎麼可能？」

「就如同太陽與光明，海洋與波浪，歌者與其歌——非一非二。」

三〇 封閉

一位遭人遺棄的戀者說：「我已有一次燃指之痛，我絕不再戀愛了。」

大師說：「你像坐在爐竈上的一隻貓，被燙過一次後，再也不敢坐上去了。」



三二 盲動

有回，大師問他的弟子：智慧與行動，哪一個比較重要？

弟子們異口同聲答道：「當然是行動，如果智慧不透過行動，又有何用？」

大師却說：「如果行動不是出自一顆悟心，又有何用？」



三三 朝拜

大師向一位過於謙恭慙的弟子說：「光明映照在牆上，爲什麼只知讚美那座牆？而不專注於光明本身。」



二二二 誘責

一位遊客望着廟裏歷代大師的法相，問：「目前是否還有大師存留在這世上？」

「有一位。」導遊答道。遊客再三懇求拜謁這位大師。遊客一見大師便啓齒問道：「目前何處可以找到最偉大的師父？」

「旅者！」大師叫道。

「先生！」旅者恭敬地應聲。

「你在何處？」



三四 命運

有個婦人常哀嘆自己的命運，大師對她說：「你是自己命運的主人。」

「然而，生為女性，却不是我自己能夠作主的。」

「生為女性，並非命，而是個人的運，人的命運如何，得看你如何接受自己的運道，而結出豐盛的果實。」

三五 重生

「與你的過去一刀兩斷，你就會大澈大悟。」大師說。

「我正在一步一步地努力。」

「成長是慢慢累積起來的，澈悟却是在剎那間成就的。」

他接着又說：「躍過去！三步兩跳，是跨不過懸崖斷壁的。」



三六 幻境

「我什麼時候才能悟道？」

「當你看到。」大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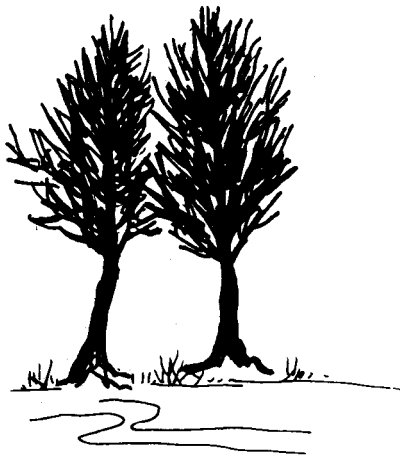
「看到什麼？」

「花和樹，星和月。」

「我天天都看到它們。」

「不，你所看到的，只是幻境中的花和樹，星和月，因為你未活在實境中，而只活在你的思想及概念裏。」

最後他懇切地加上幾句：「你既虛幻地度過此生，你也將在虛幻中消逝。」



三七 更新

有個弟子常喜抱怨他人。大師說：「如果你想享有平安，試着改變自己，而非他人。當心自己脚下，總比填平整個地球容易得多吧！」



三八 應機

有人探問大師揀選門徒之道。

他說：「我是以謙遜的方式應機而化的。凡因着我的謙卑自下而生傲心的人，我即當下拒絕；對於那些一味推崇我的謙卑的人，我也一概拒絕。」



三九 哲學

一位訪客在決定追隨大師之前，想先由大師處獲得一些保證。

「你能教導我人生的目標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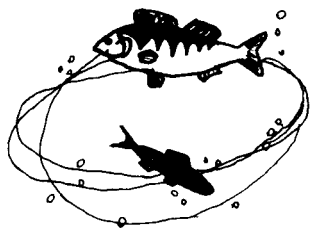
「我不能。」

「至少，人生的意義！」

「我不能。」

「你能爲我指出生與死的奧理？」

「我不能。」



訪客輕蔑地走了。弟子們見大師表現得如此無能而快快不樂。

大師平靜地說：「如果你從未親身體驗人生，從何了解人生的本質及意義？我寧願你們先把這塊布丁吃下去，然後再探討個中滋味。」



四〇 門徒

有人前來拜師，大師說：「你不妨隨我住下，但不要變成我的門徒。」

「那麼我該跟隨誰呢？」

「誰也別跟。一旦你跟隨某人，就不再跟隨那超然的真理了。」



四一 盲從

「我能拜你爲師嗎？」

「若你閉着眼睛，永遠只能當作別人的徒弟。直到有天你張開了眼睛，就會發覺，你不可能從我或任何人處學到任何東西。」

「那麼師父又有何用？」

「只是讓你明瞭：有個師父也無濟於事。」

四一 媒介

有人問一位弟子：「你爲什麼需要拜師？」

答覆是：「如果水需要加溫，在它與火之間總需要一個容器做爲媒介吧！」



四二 生死關頭

有個弟子每天都問同樣的問題：「我怎樣才能找到天主？」

每天他所得到的答覆都是：「通過人的願心。」

「我不是全心全意地渴望天主了嗎？爲什麼我還沒有找到？」

有天，大師正好和這位弟子在河裏沐浴。他突然把弟子的頭按進水裏不放，任由這可憐的傢伙在水裏死命掙扎。

第二天，大師主動找他談話：「當我把你的頭按進水裏，你爲什麼掙扎那麼厲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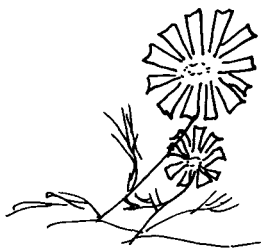
「因爲我需要空氣。」

「如果你渴求天主一如你尋找空氣那般，你就會找到祂。」

四四 倚賴

有個弟子過於信賴書本。大師告訴他：

「有個人到市場買菜，却把菜單掉了。後來又找到了，他欣喜若狂地讀着菜單，直到買完菜前，他始終緊緊握着它——然後就該像廢紙一般把它丟到字紙簍去。」



四五 逃避

大師生前即已成爲傳奇性的人物。據說連天主都向他移樽就教：「我想和人類玩個躲迷藏的遊戲。我問天使們：該藏在何處最爲隱蔽？有些答說大海的深溝，有些則認爲某個山頂，甚至還有建議我躲到其他星球上去的。你認爲呢？」

大師說：「不必跑那麼遠了，就藏在人們的心裏好了，那是他們最後才會想到的地方。」

四六 和平手段

村裏有條蛇，傷害了不少村民，以致村民都不敢下田。便到大師座前去祈求。聽說大師馴服了這條蛇，還勸牠遵守和平規範。

沒過多久，村民就發現這條蛇變溫馴多了。他們拿石頭丟牠，還抓着牠的尾巴到處跑。

有天晚上，蛇遍體鱗傷地爬到大師門前怨嘆不已。大師說：「朋友，你已經罩不住人類了——那真糟！」

「那是你教我謹守和平規範的緣故啊！」

「我只是禁止你傷害人類，並沒有禁止你張牙吐舌地嚇唬他們啊！」

四七 蒙昧

弟子們正爲何者是最難的事而激起熱烈辯論：

是記錄天主的啓示（聖經）？

還是了解天主教在聖經中的啓示？

還是當人了解後，向他人解釋聖經的啓示？

他們問大師的意見。大師說：「我知道有比上述三件更難的事。」

「什麼事？」

「想讓一個死腦筋看出一件事的本來真相。」

四八 反璞歸真

「人的靈修生活可分三個階段。」大師說：「物質的、精神的和神聖的。」

「什麼是物質的階段？」弟子們切切地問。

「這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階段。」

「精神階段呢？」

「當人觀察事物鞭辟入裏時，看山非山，看水非水。」



「神聖的階段呢？」

「那是澈悟之境。」大師吃吃一笑：「當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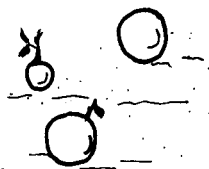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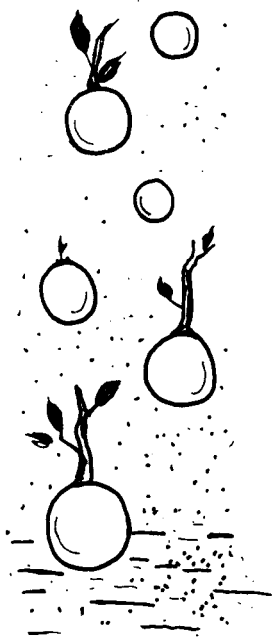


四九 荒原

大師一向輕視學術論著，却稱它們為「智慧之珠」。

「既然它們堪稱爲珍珠，爲什麼您還藐視它們？」弟子問。

答覆是：「你可曾看過任何珍珠，種在土裏，還能繼續成長的？」



五〇 無言

「你們的學識和虔誠有何用處？難道一隻驢子住在圖書館內會變得聰明？一隻耗子住在教堂裏就會變得神聖些？」

「那麼什麼才有用？」

「心。」

「如何才能獲得它？」

大師緘默不言。如果他們尚不知皈依自己的心性，又不會往心靈深處探尋，他還能說什麼？

五一 上岸

「開悟之道是難是易？」

「非難非易。」

「爲什麼？」

「因爲它與難易無關。」

「那麼人該當如何，才能邁向彼岸？」

「人永遠無法邁向彼岸，因這是一段『非時空』的旅程。只要你中止遊蕩，你就已安坐家中了。」

五二 進步

次日，大師說：「在外奔波要比知止無爲容易得多了。」

弟子問其因。

「因爲你心神奔馳時，至少還有一個夢想可繫；一旦息止下來，就得面對真相。」

「如果我們連個目標或夢想都沒有，又如何能進步？」某個喜弄玄虛的弟子問。

「真正的進步常不是出於自己的期待。當你面對真相時，意想不到的進步就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

五三 無明

「何處才能覓得天主？」

「祂就在你面前啊！」

「我爲什麼看不到祂？」

「爲什麼一個醉漢看不到自己的家？」

大師接着說：「該找出你迷糊的原因。想看到祂，先得清醒過來。」



五四 責任

大師與一位弟子外出，在村郊邂逅了執政官。他誤以為他們是來迎請他入村的。便說：「你們書生大可不必千里迢迢地來迎接我的。」

「您誤會了，大人。」弟子說：「我們正要出外旅行，但是如果我們知道您會來，冒再大的風霜，我們也會前來迎接您的。」

大師不發一言。直到傍晚時分，他才說：「爲什麼你一定要讓他知道我們不是來歡迎他的呢？你可瞧見他的一副尷尬相？」

「我們應該告訴他實情，否則我們不是有意欺騙他嗎？」

「我們一點也沒有欺騙他。」大師說：「是他在欺騙自己。」

五五 無神論者

爲了讓弟子高興，大師要求一件新襯衫做爲他的生日禮物。弟子們立刻買進上好布料。村裏的裁縫也前來爲大師量身，並且一再呼上主之名，保證一週之內一定做好。

一週期限已至。大師高興地等着他的新衣，弟子快馬加鞭地衝到裁縫店取衣。裁縫說：「事情受到一點延誤，但是，因天主之名，明天保證做好。」

第二天，裁縫又說：「真抱歉，還沒有趕好。明天你再來看看，如果天主願意，明天一定會做好。」

次日，大師說：「你去問問他，如果天主不管這檔子事，他需多久才做得好？」

五六 反映

「爲什麼這兒只有我這麼不快樂？」

「因爲他們已經學會隨時隨地觀察世間的美善。」大師應道。

「爲什麼我却看不出其中的美善呢？」

「那是因爲你既不認識自己的內在，也無由看見外境的真相。」

五七 本末

據說，天主派遣天使告知大師：「不論你祈求百萬年或千萬年的壽命，天主都會賞賜給你。你希望活多久呢？」

「八十歲。」大師毫不猶豫地回答。

弟子們有些失望：「但是，師父，如果您能活到百萬年，想想，有多少世代的人能蒙受您的智慧之恩？」

「如果我真能活上百萬年，那麼人們就會擱下智慧之道，而全心致力於延壽之術了。」

五八 無作

有個人因畏懼於修行的艱辛及刻苦的痛苦，始終不敢開始他的靈修旅程。大師對他說：

「一個人張目而看，又需經歷多少艱辛及刻苦？」



五九 隨緣

「我應該做什麼才能澈底覺悟？」

「無作。」

「爲什麼？」

「因爲澈悟之境不是來自有爲，它就如此這般地發生了。」

「那麼我們是無法掙得它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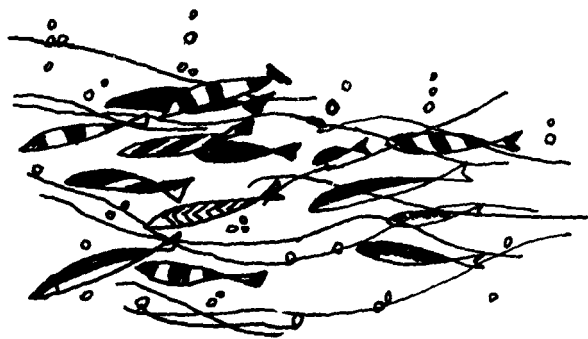
「可以掙得。」

「如何掙得？」

「無作。」

「我們如何才能達得無作之境？」

「我們是如何入睡或醒來的呢？」



六〇 表達

一位宗教界的名作家，對大師的觀念十分好奇。他問：「人當如何發掘天主？」

大師坦率地告訴他：「以靜默來恢復心靈的潔白，少用宗教理論污染他的潔白。」

接着，他瞄了身邊學富五車的弟子一眼，風趣地說：「說話時也不必旁徵博引，免得把空氣都搞得濁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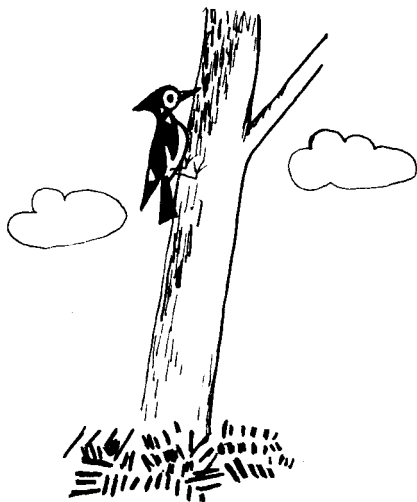
六一 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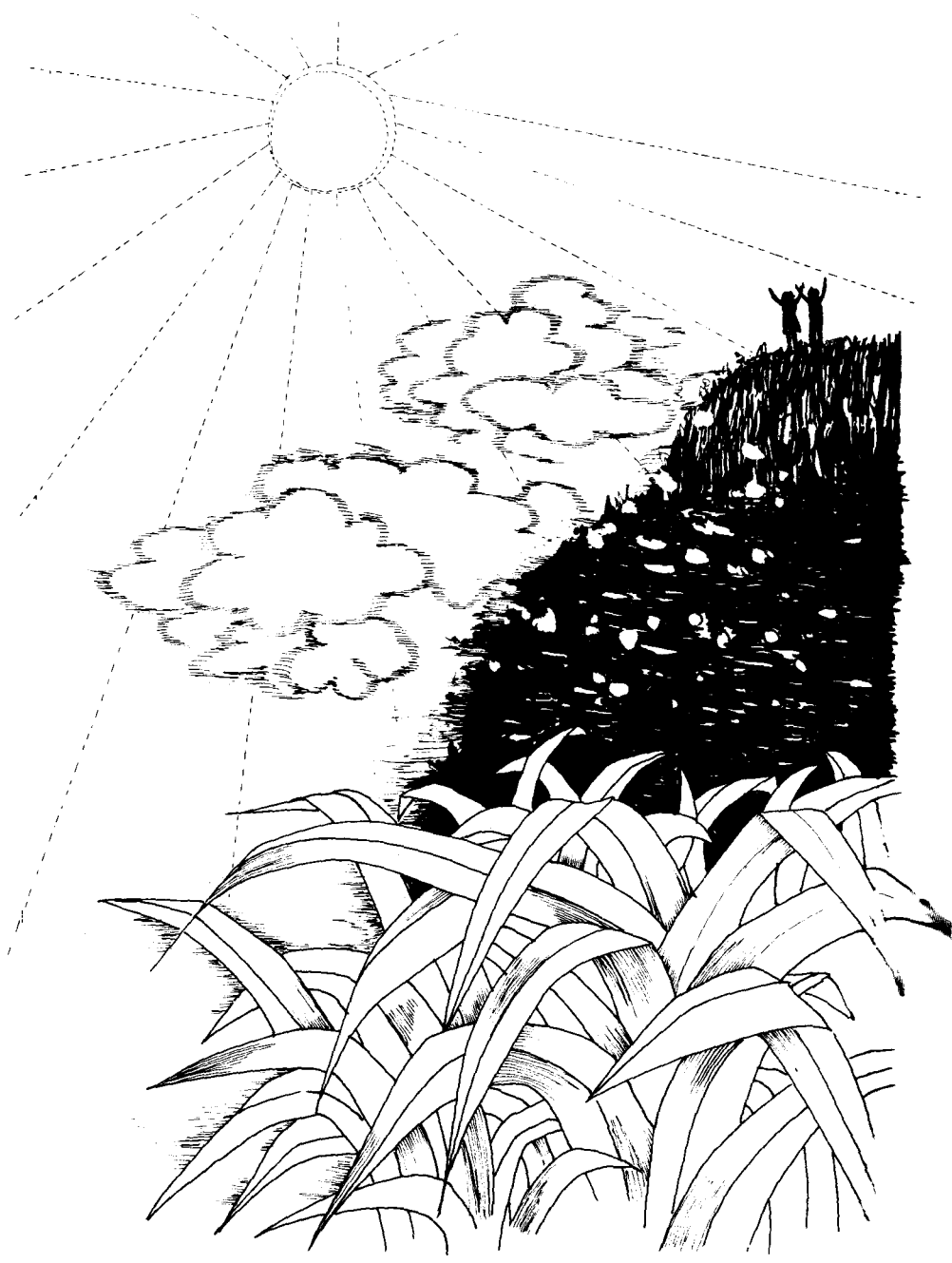
「請幫助我們找到天主。」

「在這事上，很抱歉，我愛莫能助。」

「爲什麼？」

「正如無人能幫助一條魚尋得牠的海洋，是同樣的道理。」





六一 抽身

「我如何才能幫助這個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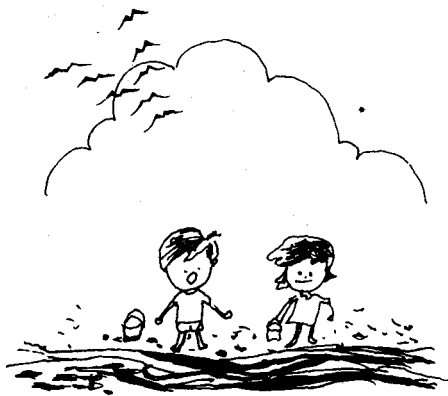
「先認識它！」大師說

「怎樣才能認識它？」

「從裏面抽身出來。」

「那麼我怎能服務人類呢？」

「從認識自己開始。」



六三 可塑性

「我願學習，你願教我嗎？」

「我覺得你並不知道該如何學習。」大師說。

「你能教我如何學習嗎？」

「你能懂得如何被我教的訣竅嗎？」

稍後，大師爲這羣困惑的弟子解疑：「有真實的學習，才有真實的教導。當你能教自己一些事情，你才懂得如何學習。」

六四 轉 變

一羣弟子興致勃勃地出外朝聖，大師說：「隨身帶着這個苦瓜，記得把它浸在你們經過的每一條聖河中，也帶它進入你們所朝拜的聖殿裏去。」

當弟子歸來，他們把這苦瓜煮熟，當作聖餐。

大師嚐了一口，語重心長地說：「奇怪，聖水和聖殿竟然沒有把苦瓜變甜。」

六五 緣由

大家都很驚異大師時髦的比喻：「生活有如一輛汽車。」

他們靜靜地等候大師進一步的解釋。

「是的。」終於不負所望，大師開口了：「汽車可以帶我們登山攀高。」

又是一陣沉默。

「可是大部分的人却躺在車前，任由車子從他們身上輾過，然後轉身責怪汽車肇禍。」

六六 強制

大師要求前來拜師的人，動機一定要十分誠懇而且認真。

但是，當弟子十分認真精進地修練時，他又加以責斥。他所要求的是「認真的放鬆」或「放鬆的認真」，就好像一位比賽中的運動員或是置身舞台的演員。

還有無限的忍耐。大師說：「在強制之下開放的花朵不再芬芳，在強制之下結的果實也會失去它的滋味。」

六七 精打細算

大師常嘲弄那些凡事決定之前總是深思熟慮的弟子。

他是這樣說的：「如果人們在踏出一步前都得全盤計劃好，那麼他的一生，連耗在一隻腳上，都還嫌不夠用。」



六八 革新

寺院中設定了不少規矩，但大師一再警告他們留意法律的獨裁性。

「服從保全了規矩。」大師說：「愛却知道何時應打破規矩。」



六九 模倣

大師開悟後，他活得十分簡單——因為他發現這種簡單的生活正適合他的心境。

但當他看見弟子們想仿效他度一簡單的生活時，忍俊不住。

他說：「沒有我的願心，只知模倣我的舉動，又有何用？即使你們承繼我的願心，却沒有實相的光照，又有何用？」

他又說：「一隻山羊是否因着一撮小鬍鬚，就變成兔子了呢！」弟子們若有所省。

七〇 孤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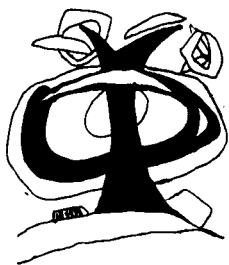
有個弟子總纏着大師問東問西，大師對他說：「在你自己心內，就可以找到每一個問題的答案——只要你知道尋找的途徑。」

又有一天，他說：「在靈修的領域裏，你不能依賴別人的燈光前進。你想要向我借光，我寧願教你點燃自己的火炬。」

七一 有色眼鏡

「如果你把我塑成你心目中的權威人物」，大師向一個充滿幻想的弟子說道：「你實在傷害了自己，因為你不再用自己的心目去看一切事物了。」

停了一會，他溫煦地說：「你也傷害了我，因你不再認識我的真貌。」



七二 謙遜

有位訪客，自稱爲真理的追尋者。大師說：「如果你尋找的是真理，那麼你在一切才能之上還須具備一種特質。」

「我知道，是追求真理的極端熱忱。」

「不，是隨時願意承認自己可能犯錯的堅忍內涵。」



七三 牽絆

大師已在病床上彌留數週了。一日，他突然張開了眼睛，發現他心愛的弟子在身邊。

「你從未離開我的床邊，是嗎？」他輕輕地說。

「沒有，師父，我離不開你。」

「爲什麼？」

「因爲你是我生命的光明。」

大師不禁長嘆一聲：「我的孩子，我竟然如此眩惑你的眼睛，使你至今仍然無法看到你心內的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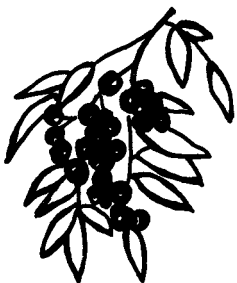
七四 擴張

一位聞名的經濟學家滔滔不絕地解釋他的發展計劃，大師出神地聽着。

「在經濟理論中，是否『成長』是唯一的考慮因素？」

「當然，所有『成長』的本質都是好的。」

「那麼癌細胞的成長呢？」大師問。



七五 自重

「怎樣才能成爲一位偉人——像您一樣？」

「爲什麼要成爲偉人？」大師說：「成爲一個人，已經是很偉大的成就了。」



七六 暴 戾

大師常開示：罪惡感就像惡魔一樣，是一種邪惡的情緒，該盡量避免。

「可是，我們不該恨自己的罪過嗎？」一位弟子問。

「當你犯罪，你恨的是自己，而非你的罪。」

七七 離題

那天的集會中，所有的問題都是針對死後的生命而發的。

大師却只笑而不答。

弟子們一再追問他拒答的原因。他說：「你們難道看不出，那些追求另一個永恆不朽生命的，都是那些不知道該如何度過此生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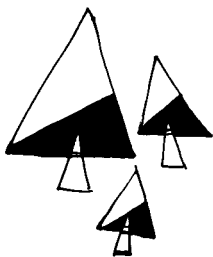
有個門徒仍然鏗而不捨：「究竟死後有沒有生命？」

「究竟死前有沒有生命？這才是問題所在！」大師留下一個公案。

七八 激將

有個一向愜意度日的門徒開始抱怨：他從未經驗過大師常論及的寧靜。

大師說：「這種寧靜常發生在奮發進取的人身上。」



七九 意識型態

一批活躍的政客，想向大師顯示，他們的觀念足以改變世界。

大師仔細地聽着。

第二天，他說：「一種意識型態的好壞，端賴於它的製造者。難道一百萬隻狐狸組織起來，推行公義，狐狸尾巴就不見了嗎？」

八〇 倫理

弟子們常常熱中探討對與錯的問題。有時答案很明顯，有時却舉棋不定。

「如果大師湊巧在場，他通常都不表明立場。」

一次，大師面對這樣的挑戰：「如果我殺了一個正想謀害我的人，是對還是錯？」

他說：「我怎麼知道？」

弟子詫異不已：「那麼我們怎能分辨對或錯？」

大師說：「當你生時，能死於自我，且徹底地死去。然後隨心所欲地去做，一定是對的。」

八一 錯覺

「開悟的最大阻礙是什麼？」

「畏懼。」

「畏懼由何而起？」

「錯覺。」

「什麼是錯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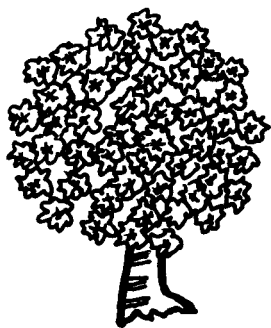
「把身邊的花朵想成毒蛇。」

「我怎能獲得悟境？」

「張開眼睛看清楚。」

「看什麼？」

「身邊一隻蛇也沒有。」



八一 遙控

有個弟子個性怯懦，他想尋回自信心，大師說：「你想由他人的眼神中獲得肯定，而且認為這就是自信。」

「難道我不該重視別人的意見？」

「正好相反，重視別人所說的，但不受它的箝制。」

「該如何突破別人的箝制？」

「你該問：如何突破自己的錯覺？」

八三 投入

「如何才能除去我的恐懼？」

「你怎能除去一樣自己緊抓不捨的東西？」

「你是說，是我自己緊抓不捨恐懼？這恕我難以苟同。」

「只要想一想，你的恐懼所能帶領你逃避的麻煩，你就會同意我的話了。而且你會看到自己有多蠢！」

八四 覺醒

「救恩應由行動獲得，還是由祈禱？」

「都不是。救恩來自於正見。」

「見什麼？」

「看見你所盼望的項鍊正掛在頸項上；看見你所畏懼的蛇，不過是地上的一根繩子而已。」



八五 大夢初醒

大師灑脫自在的風範，令他的弟子們不禁鼓起勇氣問：「你能否告訴我們，您開悟後有何所得。您變得更神聖了嗎？」

「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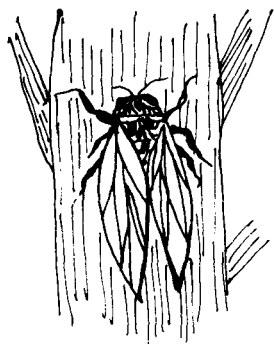
「您變成一位聖人了？」

「沒有。」

「那麼究竟有何改變？」

「只是醒了。」

八五 大夢初醒



九七

八六 無執

大師本身的生活極其純樸，却從不鄙視他的豪富弟子，門徒們感到有趣。

「成爲一個既富又聖的人，雖寥寥可數，並非不可能。」有一天，大師如是說。

「如何才能達到此境？」

「當金錢對你心靈的影響力，一如竹蔭拂過天井。」

弟子們轉身向庭院望去，竹蔭拂過，却未激起一絲塵埃。

八七 分別

大師與他的一羣弟子在河邊散步。

他說：「看，這些魚兒隨心所欲地游來游去，這才是真正的快樂。」

一旁的過路人聽到這話便反唇相激：「你又不是魚，你怎知魚快樂與否？」

弟子們驚異地瞪着這魯莽的傢伙。大師却含笑注視這一無所懼地追根究底的人。

他親切地答覆：「我的朋友，你又不是我，你怎麼知道我不是魚？」

弟子們不禁笑了，認爲他罪有應得，這位過路人却怔在那兒沉思話中深意。

他整天反覆咀嚼此言。然後登門造訪：「也許你並非如我所想的，與魚截然不同，而我與你，也非相異過甚。」

八八 造化之工

大師常被人們視爲改革派，難免引起政府的敵視。

有人問他，爲什麼不乾脞和他參加社會革命，他以一首詩的格言答覆：

「靜坐無所事，

春來草自青。」



八九 透視

大師心境總是歡欣愉悅，弟子們不禁懷疑：難道他從未失意過？於是他們問。

是的，他也有失意的時候。

可是弟子們深信大師確實常處於一種永恆的快樂中。

這也是真的。

他們要知道其中的秘訣。

大師說：「這就是秘訣：事情的好壞全憑你對它的看法。」

九〇 分離

大師的言論常常不得政府的歡心，終於他被驅逐出境了。

弟子們問他是否會染上鄉愁。大師說：「不會。」

「一個人如果不知懷鄉，是違反人性的。」他們如此反駁。

於是大師說：「如果你真能以天下爲家，你就永遠不會淪落到放逐的厄運。」

九一 改變

一位歷史學家來訪，他存心來找大師辯論。

「我們的努力將改變人類的歷史，不是嗎？」他如此質詢。

「是的。」大師說。

「人爲的努力已改變了我們的地球，不是嗎？」

「不錯！」大師說。

「那麼你爲什麼還說：人爲的努力無法挽回大局？」

大師說：「因爲，風縱然停止了，樹葉還是照常落下。」

九一 領悟

大師愈來愈衰老了，弟子們懇求他不要捨棄他們。大師說：「如果我不走，你們怎能看得見？」

「當您同我們在一起時，什麼因素遮住了我們的眼睛？」他們問。

然而大師一言不發。

當他的死期近了。他們又問：「你走了以後，我們會看見什麼？」

大師眼中閃爍着光輝：「我以前都是坐在河邊爲你們汲水；我走後，你們才會看到那條河本身。」



九三 慧見

弟子們都在熱烈討論人類痛苦的原因。

有些人主張痛苦來自私慾，有些則主張來自妄念，另一部分人認為它是由於人類無法分辨真實與虛妄。

他們來到大師跟前請益。大師說：「所有的痛苦都是因為人沒有辦法靜靜地獨自坐在那裏。」

九四 自立

大師似乎從不在意別人對他的看法。弟子想要知道獲得這種內心自由的方法。大師大笑地說：「二十歲以前，我從不在乎別人怎麼看我；二十歲以後，我總是憂慮我的親朋好友會作何想；五十多歲以後，有一天我突然發現，他們根本很少想到我。」



九五 免疫

許多人感到奇怪，大師似乎並不太熱中於培育青年的宗教素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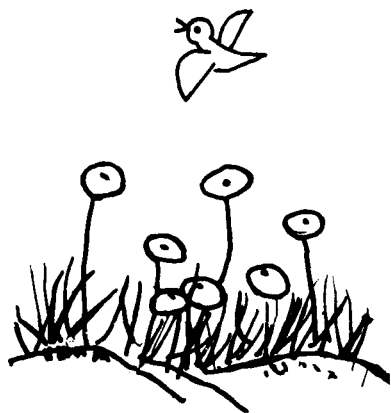
他們探問其因，大師說：「當人還年輕時，你就爲他們注射各種抗生素免疫，使得他們在成長過程中體驗不到真實的世界。」



九六 眞實

大師從不重視證書或文憑，他對人，只是審視，却不評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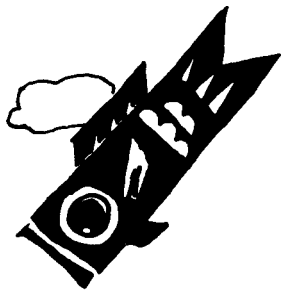
他曾說過：「只要有耳朵，就可以聽到鳥兒的歌唱，用不着去檢定鳥兒的資格問題。」



九七 妄見

「世事本無好壞，是我們的思想作此分別。」大師說。

弟子們要求進一步的解釋。大師說：「一個人可以虔誠喜悅地守齋七天；若換了他的鄰人吃同樣的食物，就會餓得半死。」



九八 自以為義

大師喜歡與普通老百姓在一起，對聖德彰顯的人他總是敬而遠之。

有一回，弟子向他請益終身大事。大師說：「只需記住一點，千萬不要嫁給一個聖人。」
「爲什麼？」

「因爲你遲早會被引上殉道之路。」大師笑着說。



九九 熱忱

有個婦人發現財富並不能帶給她快樂，而滿腹牢騷。大師說：「由你的話中，好似肯定豪富與舒適是構成快樂的因素。事實上，朋友，如果你想快樂，只需找件事讓自己熱忱地獻身就夠了。」



一〇〇 極 權

有回，大師竟向一位主教說：「宗教人士常不知不覺地變得很殘忍。」弟子們覺得此話很失禮。

主教回去後，弟子們追問其因。

「因為他們爲了完成某種目的，輕而易舉地就把別人犧牲掉了。」大師道。

一〇一 無我

一位富裕的企業家問大師：「你會如何發展一門企業？」

「無爲。」大師說。

企業家輕蔑地笑了：「那豈不是懶惰？」

「絕非如此。對一個積極的人而言，懶惰是最大的罪過。」

後來，大師向弟子說：「若人真能無爲，則一切事均能因此而成就。要費盡多少心思，才能達到無爲之境啊！你們不妨試一試。」

一〇二 智慧

大師最感欣慰之事，即是人們體驗到自己的無知。

「智慧的成長與人們對自己的無知的自覺能力常成正比。」大師說。

弟子請求解說。大師說：「如果今日的你覺得自己並非如昨日想像中那般聰明，你今日確是聰明一點了。」

一〇二二 愛情

一對新婚夫婦問：「我們該如何維繫這份愛情？」

大師說：「共同去愛其他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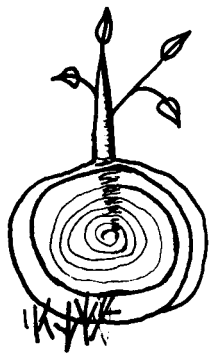
一〇四 富裕

「對我這類俗人，靈修有何助益？」一位商人道。

「它會助你更加富裕。」大師答。

「助從何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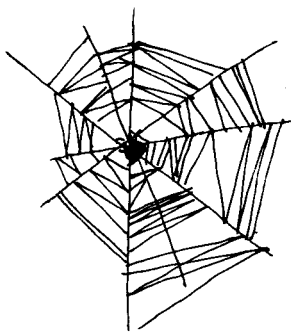
「它教你減少欲望。」



一〇五 眞福

一位失意的股票經紀人，又一次賠本以後，來到寺院，尋求內心的寧靜，然而他却心煩意亂，無法祈禱。

他離開後，大師簡短地投下一句警語：「安心睡在地板上的人，從無由床上摔下來的痛苦。」



一〇六 何處無芳草

大師常常勸阻那些打算住進寺院的人。

他會說：「即使你想由書本獲益，也不用住在圖書館裏啊！」

他甚至說：「即使你從未踏入圖書館，仍然可以讀得到書；同樣的，想要修行的人，也不必走進寺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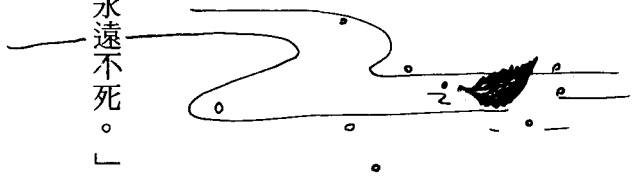
一〇七 逝者如斯

大師即將圓寂的跡象愈來愈明顯。弟子們十分憂傷。

大師微笑地說：「你看見沒有，死亡帶給生命孤獨？」

「不！我們寧願你永遠不死。」

「凡是真實活過的東西都會死亡，看那些花朵，只有塑膠花永遠不死。」



一〇八 賭注

大師談論的主題是「生命」。

一天，他提到一位飛行員的經歷。這位飛行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專門載運工人由中國到緬甸的叢林中修路。這段航行漫長又單調，所以工人就聚在一起賭牌，由於他們都是一貧如洗，無錢可賭，於是就用自己的生命做賭注——輸家應不帶降落傘，跳出飛機外。

「多麼可怕的事！」弟子聽了驚嚇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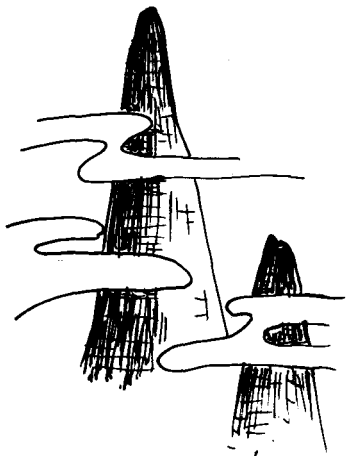
「確實可怕。」大師說：「但這種賭法才過癮。」

當這一天即將消逝，大師說：「當你用自己的生命做賭注時，你才算是道道地地的活過。」

一〇九 幻滅

一位弟子懇求大師指示智慧之道。大師說：「不妨試試這個方法：閉起你的眼睛，觀想自己和一切生物都從懸崖的邊緣被拋出去；每當你想攀住一樣東西，阻止自己下墜時，心裏明白那東西本身也正向下墜落……。」

這弟子嘗試這個方法，立刻身心蕩然，脫胎換骨。



一一〇 解脫

「我如何才能得到解脫？」

「先去找誰束縛了你。」大師說。

一週後，弟子返回覆命：「沒有人束縛我。」

「那麼有什麼好解脫的？」

弟子頓然醒悟，自此即變得自在灑脫了。

一一一 閉塞

一羣大學院士來訪，大師極度慇懃地招待他們，却從不正面答覆他們的問題，也不加入他們的神學研討。

弟子們知道大師內具深意。他說：「你怎能向井底之蛙談論浩瀚的大海？你怎能向被困鎖在自己的概念中的人談論超凡之境？」

一一一 入世

大師雖對自己的弟子很慈悲，但也毫不隱瞞地表示他更偏愛住在「世界」中的人，甚於寺院中的弟子，也就是指那羣成家立業的商人、農人等等。

當弟子們質詢此事，他答覆道：「在行動中的修持，遠超過退隱的修行。」

一一三 自然

一位演說家口沫橫飛地向人們解釋：當前世界只需要由龐大的軍備經費中撥出極小的一部分，就能解決所有人類的生活問題。

弟子們聽了這番演說後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人類怎麼會變得如此愚蠢？」

大師面色凝重地說：「因為人們學會了讀白紙黑字，而失去了閱讀無字天書的藝術。」

「什麼是無字天書，請給我們一個實例。」

但大師不給實例。

一天，大師終於拗不過他們的追問，便說：「鳥鳴蟲噪都在宣告真理；花紅草綠，都在為我們指示人生之道；好好地聽，好好地看，這才是真正的學習之道。」

一一四 天堂

有個弟子腦中總是關切死後的情形，大師對他說：「爲何要爲往後的事浪費寶貴的光陰？」

「我們怎能不想呢？」

「當然可以。」

「如何做到？」

「活於當下現前的天堂？」

「但哪裏有天堂？」

「就在當下一刻。」



一一五 身臨其境

弟子們請求大師給予一個供他們模仿的靈修典型，大師却說：「噓！聽！」

當他們靜聽寺外的夜聲，大師輕輕地哼着一句有名的俳句：

「早夭的生命，無法領會蟬兒的歌聲。」

一一六 悟心

「明心見性帶給你什麼好處？」

「喜樂。」

「什麼是喜樂？」

「就是當你失去一切時，仍清楚明瞭你所失去的只是一個玩具而已。」



一一七 佳 運

大師常教誨弟子：真正的聖德，不在於做什麼，而是隨緣任運而已。

某些弟子始終難以體會個中奧義，於是大師講了壹個故事：

從前有一隻龍，牠只有一隻腳，牠好奇地問蜈蚣：「你走路時，怎麼安排這麼多隻腳？我那唯一的腳已夠我忙的了。」

蜈蚣答道：「說實話，我從來沒有想到要去安排它們。」

一一八 喧擾

每天弟子們都以各種問題旁敲側擊地向大師請益，大師有時很嚴肅地答覆他們，有時很輕鬆地談笑。

有個弟子總是沉默不語地坐着聽完每個討論會。

當別人問她的感受，她說：「我幾乎一個字也沒聽進去，他的沉默讓我很分心。」



一一九 思想

一位哲學家問大師：「你爲什麼這麼不信任人類的思想能力？思想是我們建造世界的工具。」

「不錯，正因爲思想能有效地建造世界，以致於你再也無法見到真正的世界。」

大師事後告訴弟子：「思想好比一個螢幕，却非一面鏡子，所以你們才會被思想封閉在某個世界裏，而看不見真相。」

一一〇 啓示

鄰近寺院的僧侶們起內鬨，故前來大師處求請解紛。他們聽說大師有一絕招，能使任何團體保持和諧及互愛。

於是大師趁此機會揭示這個秘訣：「不論何時，當你和他人共處，或念及他人時，一定向自己說：我即將死去，這人也快死了。然後利用最後的機會去體會一下自己口中之言的真實性。如果在座的每一位都願意修練這個方法，人際的尖酸刻薄就會消失，和諧慈悲自然興起。」

大師說完這番話，就離去了。

一一一 祝 福

一個小雜貨商極其沮喪地到大師前訴苦。他的雜貨舖對面新開了一家龐大的連鎖商店，即將壓垮他的生意。他們家世代經營這小舖子，已有百年的歷史，一旦失去它，就是絕路一條了，因為除了開店以外，他什麼也不會做。

大師說：「如果你對這連鎖商店的老板心存畏懼，你就會仇視他，仇恨便成了你真正的絕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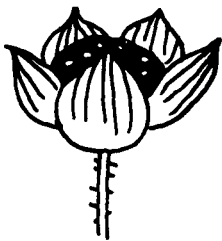
「那麼我該怎麼辦？」這位雜貨商真是心慌意亂到極點。

「每天早上走出你的商店，在人行道上祝福你的商店生意興隆。然後轉過身去，也同樣地祝福那家連鎖商店。」

「什麼！祝福我的對手，那劊子手？」

「你所施予的任何祝福都會變成福氣，回歸於你。你所給的任何詛咒，也同樣會將你自己導上絕路。」

六個月以後，這位雜貨商前來報告近況：正如他最初擔心的，他必須關門大吉；然而，他目前正負責經營那家連鎖店，而且生意比以前更好。



一一三一 罪

大師的教誨中，最令人不安却又寬慰的一條，莫甚於此言了：天主離罪人遠比聖人要近得多。

他的解釋如下：高居天廷的天主以一條線與每個人聯繫。當你犯罪時，自斬此線，於是天主得打一個結，重新把線接好。如此，你自然被拖近祂一些。你每次犯罪，斬斷一次線，天主就需多打一個結，使你愈來愈靠近祂。

一三三 痊癒

有位失意的人前來大師處求助。大師問他：「你真的願意康復？」

「當然，要不然我怎會來找您？」

「你知道，大多數的人都不是真心求癒。」

「爲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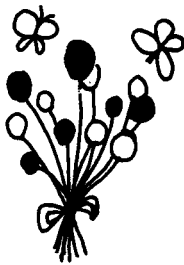
「因那要付出相當痛苦的代價。他們並不想康復，只想暫時解脫一下而已。」

大師藉此告訴弟子：「人們只想要一個由天而降，無須受苦的痊癒，就好像一般人只期待進步，却絲毫不願改變自己一樣。」

二二四 信理

有位訪客自稱：他已無庸追尋真理，因為他在自己的宗教信條裏已經找到了真理。大師說：

「從前有個學生，一直無法如願成爲數學家，只因他一味相信數學課本後面所附的標準答案——氣人的是，那些標準答案，竟然都正確無誤。」



一二五 信仰

大師引用亞里斯多德的名句訓誨弟子：「在追尋真理的途中，首要之務即是捨棄自己所熟悉的一切。」他把「真理」二字改爲「天主」。

不久，一位弟子稟告大師：「爲追尋天主，我已決心放棄一切：財富、朋友、家人、國家，甚至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除此之外，一個人還能捨棄什麼？」

大師平靜地答道：「他對天主的信念。」

這位弟子悲傷地離去。因他需要信念，他害怕無知甚於死亡。

一一六 無言之教

「你的師父傳授你們什麼？」一位訪客前來探問。

「什麼也沒傳。」

「那麼他爲什麼還給這許多開示？」

「他只點出方向，却不傳什麼。」

這位訪客聽了，百思莫解。於是此徒爲他解析一番：「如果大師傳授我們某事，則我們就應努力去信解這些內容。但大師根本不在意我們信什麼——他只關心我們真正認識了多少。」

一二七 方生方死

今天是一位弟子的生日。

「你想要什麼做爲生日禮物？」大師說。

「能促成我開悟的任何東西。」她說。

大師莞爾一笑：「想想看，我的孩子，當你誕生於世時，你好比穹蒼的一顆星子翩然降臨，還是如一片葉子由樹梢萎落？」

弟子冥思終日這奇怪的問題。終於，她豁然開朗而明心見性了。



二二八 本來面目

一天，大師問：「你們認為，什麼是最重要的宗教課題？」

他得到不少答案：

「天主存在嗎？」

「天主是誰？」

「與天主溝通的途徑？」

「人死後真的有永恒的生命嗎？」

大師却說：「都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是：『我是誰？』」

直到有一天，弟子們在座聽見大師與一位傳道者的對話，才恍然了悟那番言論的深義：

大師：「那麼，據你所說：你死後，你的靈魂會升天？」

傳道者：「是的。」

大師：「你的身體葬在墳墓裏？」

傳道者：「是的。」

大師：「朋友，容我問一聲：那麼你在那裏？」



一一九 「我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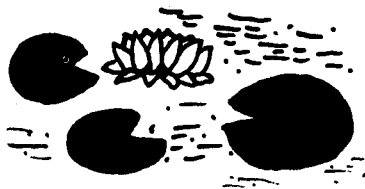
「我希望看見天主。」

「你現在就在看祂了。」大師說。

「可是我爲什麼看不見？」

「你的眼睛可曾看見它自己？」大師問。

事後，大師解釋道：「當我們要求天主顯示自己，就好比要求一把刀子切割自身，或要求一顆牙齒咬住自己一樣。」



一一三〇 言語道斷

「我們用來描述天主的每一個字或每幅圖像，常扭曲了真相。」

「那麼我們該如何談論天主？」

「藉沉默來表達。」

「那麼你爲什麼還用言語？」

大師聞此，開懷大笑地說：「我說話時，千萬不能注意我的言詞。孩子，應注意聆聽那無言的寂靜啊！」

一一三 真諦

一位雲遊者向弟子說：「我跋涉千里來聆聽大師的訓誨，可是我發覺他的言論相當稀鬆尋常嘛！」

「不要死盯着他的言詞，注意他的言外之意。」

「怎樣才能做到這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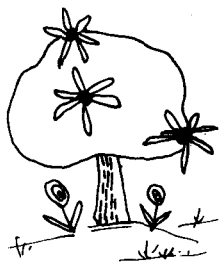
「把他所說的，仔細用篩子篩去所有的字，所剩下的那一點，即足以點燃你的心靈。」

一三三一 虛靜

寺院裏訪客絡繹不絕，難免人聲喧擾，破壞了寺院的寧靜。

弟子們爲此悶悶不樂，大師仍然自得其樂，似無視於寧靜或喧嘩。

有一天，他告訴那羣滿腹牢騷的弟子：「寧靜並不是寂靜無聲，而是無我之境。」



一三三三 服務

大家都知道大師一向偏愛行動甚於退隱。但大師所強調的却是「悟境中」的行動。

弟子們探問「悟境」是何意，它是否即指「動機純正」？

「絕不是。」大師道：「試想，當一隻猴子把一尾魚從溪流中救出來時，牠的動機何等純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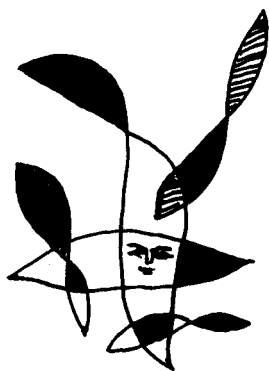


一三四 根器

「我該如何才能成聖？」一位訪客前來探問。

「順從你的心靈。」大師說。

訪客聽了滿心喜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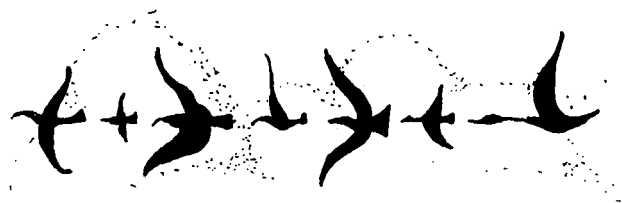


但是在他離開前，大師却悄悄對他說：「要順從心靈以前，你先得有一副健康硬朗的體質。」

一三五 陶然自樂

「靈修能帶給我什麼好處？」一位酗酒者請教大師。

答覆是：「不需醉酒，即能飄飄似神仙。」



一三六 表象

大師對任何新奇譁衆之事都不屑一顧。他一再聲明：真正的聖德常隱在平常心中。

聽說大師曾向一位苦修近乎怪異的弟子說過這番話：「神聖是件奧秘，它愈偉大，却愈少受到人的注意。」



一三七 神聖

有位傳道人一再強調：「我們應當把天主放在我們的生活裏。」

大師却說：「祂早就在那兒了，我們的責任只是認出這信祂而已。」



一三八 友善

「我該如何學習『愛鄰人』？」

「不再恨自己。」

這位弟子反覆認真地回味此話。然後回來稟告大師：「但是我發覺我過於愛護自己，因為我相當自私，且自我意識甚強。我該如何除去這些缺點？」

「對自己友善一點。當自我感到舒暢時，你就能自在地去『愛鄰人』了。」

一三九 昇華

一位婦人遭喪子之痛，前來大師前尋求寬慰。

大師耐心地聆聽她傾訴喪子的經過及內心的悲痛。

然後，他和藹地說：「孩子，我無法為你拭去眼淚，我只能教你如何聖化這些眼淚。」



一四〇 開放

一對夫婦焦慮不已，因為他們的孩子已經背離了家族的宗教傳統，並且自稱為自由主義者。

大師說：「不必擔心，如果這小伙子真能忠於自己的思考，天地之正氣必然升起，護送他至嚮往之境。」



一四一 自縛

一位惴惴不安的宗教家來訪，大師說：「你爲什麼這麼緊張？」

「我怕失去救恩。」

「救恩到底是什麼？」

「是超脫，是自由。」

大師禁不住大笑道：「那麼你是被迫自由？不能不超脫？」

自那一刻起，這位宗教信徒頓時輕鬆下來，永不畏懼。



一四二 自甘貧賤

大師向一位來自遙遠異鄉的弟子問道：「你究竟在尋找什麼？」

「明心見性。」

「你自家已擁有一座寶庫，為什麼却跑到外地尋寶？」

「我的寶庫在哪兒？」

「就是這自你心內揚起的渴求之心。」

這位弟子當下即開悟了。在往後的歲月裏，他常向朋友說：「開啓你自己的寶庫，享用你的寶藏。」

一四三 本來具足

弟子們渴求明心見性，却捉摸不到它的門路。

大師說：「沒有人能獲得它，更無法掌握它。」

大師見弟子一副垂頭喪氣模樣，便說：「放心吧！你也不會失去它的。」

這一整天，弟子們都在探索這無法獲得，也無法失去之寶。

一四四 文字

弟子們都在熱烈地討論老子的名言：

「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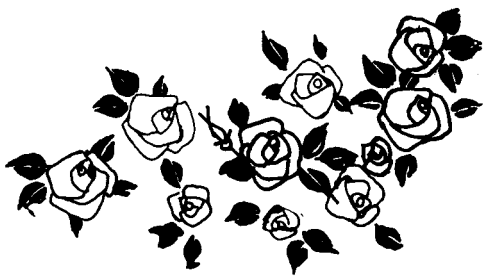
這時大師進來了，弟子們請教他此言的涵意。

大師說：「你們之中有誰知道玫瑰的芬芳？」

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接着說：「用文字表達出來。」

大夥兒都沉默下來。



一四五 修練

弟子很想知道大師每天早上在花園中究竟在修練何種默觀法門。大師說：「若我仔細地瞧，我會看到叢叢玫瑰的綻放。」

「爲什麼非要仔細瞧，才能看見玫瑰呢？」他們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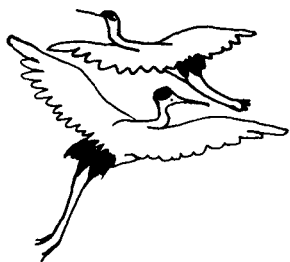
「以免我所看到的，不是叢叢玫瑰，而是腦子裏存有的印象而已。」大師說。



一四六 適中

大師深恐弟子對他的倚賴心，妨礙了他們深入自己內心的追尋，故常作冷漠，令他們掃興。

別人常聽大師說：「世界上有三種東西，近之則有害，遠之則無用，最好是與它保持一段適中的距離。那就是火、政府，以及師父。」



一四七 矛盾

「我應該怎麼做才能獲得天主？」

「如果你想獲得天主，你必須知道兩個秘訣：第一即是深知所有獲得天主的方法根本無效。」

「第二個秘訣呢？」

「你必須忘掉第一個秘訣，照常努力不懈。」



一四八 只緣身在此山中

有一座頗具聲譽的大學，校長深信大師已臻於神秘境界，想要聘任他為神學院院長。

他向大師的首座弟子提出這項計劃。這位弟子說：「大師注重的是使人開悟，而不在於解釋悟境。」

「這並不妨礙他成為神學院院長啊！」

「就好像讓一隻大象做動物學院的院長一樣，怎能說沒有妨礙？」



一四九 形象

若非別具慧眼，大師身上幾乎找不出什麼超凡之處。在環境許可時，他也會表現害怕或失意，他也能放聲大哭或開懷大笑，甚至勃然大怒；他喜歡佳餚，也不會拒絕喝上兩杯；遇到標緻的女孩，他也為之側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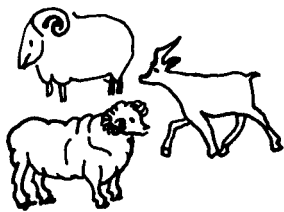
有位訪客開始議論這位大師並非聖人。一位弟子糾正他說：

「一個人是否真是聖人是一回事，而他在你眼中像不像個聖人則是另一回事。」

一五〇 偶像崇拜

大師再三警告弟子宗教的陷阱。他最喜歡講一位先知的故事。這位先知手舉火炬，在大街小巷裏大呼：「他將放火燒掉聖殿，這樣人們才會關切他們自己與上主的關係超過聖殿。」

然後，大師還會加上一句：「有一天，我自己也會舉起火炬，把聖殿及上主一齊燒掉。」



一五一 栽培

一位前來參訪的求道者臨行前請教大師：「我返鄉之後應如何分辨真假師父？」

大師說：「好的師父教導實修的方法；壞的師父空談理論。」

「但我又該如何分辨方法的好壞呢？」

「好比一個農夫，他自然看得出栽培得當與否。」



一五二 無常無斷

大師極不喜歡人們長久留在寺院內。每個弟子遲早都會收到這聲逐客令：「你該走了，如果你不走，聖神不會降臨。」

究竟這「聖神」是什麼？一位弟子極想知道。

大師說：

「水因着流動而永保活力及自由，

你也因着前進而永保活力及自由。

如果你不離我而去，你會變得呆滯、早夭——而且還會被我污染。」

一五三 非經驗

在一次討論體驗天主的場合中，大師說：「當我們經驗到天主時，自我就消失了。究竟是誰在體驗呢？」

「那麼體驗天主並不能算是一種經驗囉？」

「就好像睡覺。」大師說：「睡醒了以後，才知道睡覺的經驗。」



一五四 天機

大師曾說過一個碗的故事。這是個價值連城的古董，成爲拍賣會上的搶手貨，然而誰知這個古董的主人原是一個飄泊街頭的流浪漢，曾用此碗向人乞討個幾分錢度日，最後潦倒而終。

弟子問大師：這碗究竟象徵什麼？大師答道：「你自己。」

弟子等候着大師的解釋。大師說：「你們的注意力總是放在由書本或是老師那兒收集來的不值幾文的知識。如果你們能多注意自己手裏所握的那隻碗，你們才會真正進步。」

一五五 敬畏

小鎮邊上住着一位瑜珈師，傳說他能施行奇蹟。所以他的住處成爲朝聖之地，擠滿了求助的病患。

大師對這些奇蹟反應相當冷淡，從不答覆有關瑜珈師的問題。

當有人當面質詢他，爲何反對這些奇蹟，他答覆道：「一個人怎會對眼前時時刻刻所發生的事，心懷敵對呢？」

一五六 自欺

「我們該如何分辨真假神秘家？」這位弟子特別熱中於神秘宗教儀式。

「你怎麼分辨一個人正在真睡或假寐？」大師反問。

「沒有辦法，只有假睡的人自己心裏有數。」弟子說。

大師莞爾一笑。

然後大師又補充一句：「假寐者騙得了別人，却騙不了自己。不幸的是，假神秘家會連自己都蒙在鼓裏。」

一五七 避重就輕

有個訪客向大師敘述一位聖人的事蹟。這位聖人想去拜訪一位病危的朋友，却害怕趕夜路，所以命令太陽：「因上主之名，請你暫時駐留於天際，直到我趕到臨危的朋友住處，才准西落。」太陽真的停止西沉，直到這位聖人抵達那村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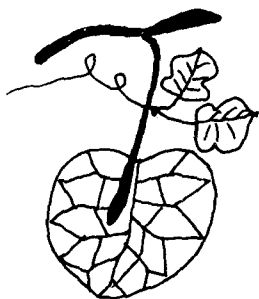
大師不禁失聲而笑：「那位聖人如果能克服他對趕夜的恐懼，不是省事多了？」



一五八 判斷

「我該如何寬恕別人？」

「如果你不曾定罪，你也無須寬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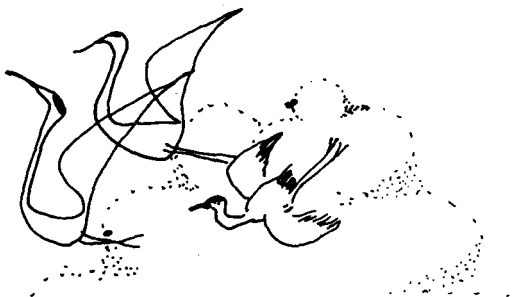
一五九 沉着

「有沒有方法測出自己的定力？」

「有許多方式。」

「試舉一例。」

「只要省察一下，你在一天之內心靈激蕩起伏了多少次。」



一六〇 莽撞

大師一向主張人必須向自己學習——自我教育，而不應一味聽信他人的權威。這話有時也會出紕漏。有一位弟子因而堅持試用迷幻藥進入神秘境界，甚至說：「人應該冒險，因為人只能在嘗試及錯誤中學習。」

大師不能再告訴他另一個故事——釘子與螺絲：

「當你不知道在這木板上該用釘子或是螺絲時，有一個方法，就是釘個釘子進去。如果木板裂了，你就知道應該用螺絲才對。」

一六一 愚昧

每當有人問起大師的開悟經驗，他總是沉默不語。但弟子們仍挖空心思問出個名堂來。

他們所打聽出來的資料，只有一次：當大師的幼子問起他父親開悟時的感受，大師的答覆是：「一個笨蛋。」

當這孩子探問原因，大師答道：「這就好比一個人攀上梯子，搗爛窗戶，費九牛二虎之力爬進屋子後——才發現房子的大門正大敞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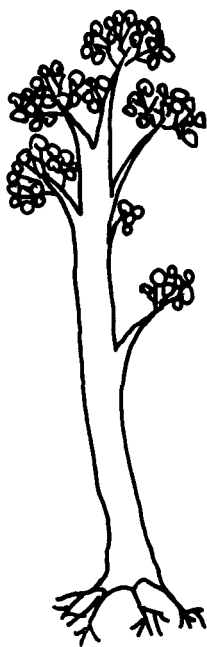
一六一 成長

有個人常抱怨自己能力不足。大師說：「你的能力確實有限，可是你是否發現你今天已經能做十五年前你認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究竟是什麼改變了？」

「我的才能改變了。」

「不對，是你改變了。」

「這不是同一回事嗎？」



「不同，若你認定自己如此這般，你就是如此這般。當你的想法改變，你也就改變了。」

一六三 短視

有位作家請大師一語道出現代世界的面貌。

大師毫不遲疑地說：「人們對於宇宙的知識愈來愈豐富，對於自我的認識却愈來愈膚淺。」

有個天文學家，他簡直被近代發現的天文奇觀震懾迷住了，大師立即說：「宇宙內充滿了億萬奇妙的東西，恆星也好，電波球體也好，即使是黑洞也好，最神奇的，莫過於自己了。」

一六四 回 歸

「一個人最高明的行動是什麼？」

「是靜坐冥思。」

「這不是導向無爲嗎？」

「它是無爲。」

「那麼無爲勝有爲囉？」

「無爲是有爲之動能。離開這源頭，所有的行爲都是死的。」



一六五 鳶飛魚躍

「什麼是一個人最高明的作爲？」

「靜坐冥思。」

「可是我們很少看見大師自己靜坐冥思。他常在家務事及田裏來回奔波，或是接待訪客，從事寫作等等。他甚至還負責整理寺內圖書這類瑣事呢！」

「你爲什麼把所有時間都耗在工作上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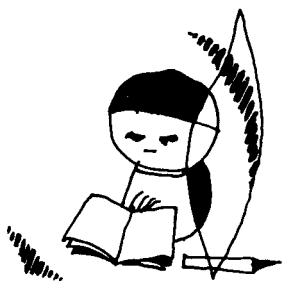
「當一個人工作時，他未必不在靜坐冥思啊！」



一六六 自我空虛

有個弟子爲明心見性鏗而不捨，終致病倒床榻。大師說：「光明可以捕捉，但不是用手；見性也可以獲得，但不是用你的蠻力。」

弟子大惑不解：「你不是教我們應專致於自我空虛之道嗎？我正是照你的指示做啊！」
「所以你就拚着老命地空虛自己?!」大師大笑不止。



一六七 活於真實

大師似乎非常珍惜自己的生命，活得極其充實；同時，當他責斥政府的暴虐，或率領弟子照顧蔓延傳染病的村民時，人人都看得出，他是在玩命。

「真正的智者對死亡一無所懼。」他曾說。

有回，弟子問他：「一個人怎能如此輕易地交付自己的生命呢？」

「當天色已經破曉，有誰會耽心燭光將逝呢？」



一六八 差距

一座「趣味公園」的園主向大師敘述他矛盾的處境：當孩子們在他的公園內開懷作樂時，他常感到憂悶不堪。

「你寧願擁有公園呢，還是擁有樂趣？」大師問。

「兩樣都要。」

大師無言以對。

事後有人問起此事，大師引用一位浪子對地主所講的一番話：「你擁有土地所有權，他人却享有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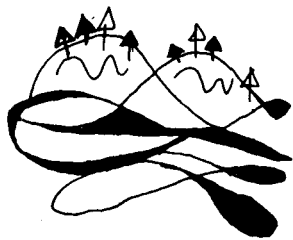
一六九 限度

「真有天主嗎？」有位馬克斯主義者如此問。

「絕不會是那一類人想像中的天主。」大師答。

「你所說的那一類人是指什麼？」

「所有的人。」



一七〇 揭示

有天，大師問弟子：「天主存在嗎？」

「存在。」弟子異口同聲答道。

「錯！」大師說。

「不存在。」弟子立刻改口。

「也錯。」大師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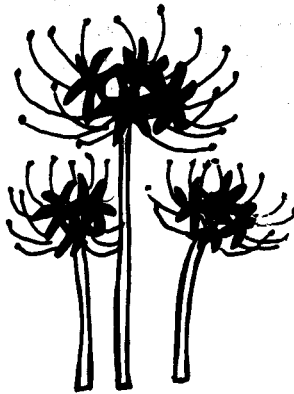
「什麼才是正確答案？」弟子問。

「沒有答案。」

「爲什麼？」

「因爲沒有問題。」大師說。

事後，大師解釋：「如果超越言詞及概念的那位，根本「不可說」，你如何能夠提出任何問題？」



一七一 天職

大師雖樂於看到科技的進步，却也清楚意識到它的限度。

當一位企業家問起他的職業，他答道：「我從事人類企業。」

「那算什麼企業？」企業家問。

「就以你爲例，」大師說：「你致力於製造優良產品，我致力於生產優良人類。」

後來大師告訴弟子：「生活的意義就是造就人類。可是現代人好像只關心改良產品。」

一七二 無字天書

大師聲稱他有一本書，記載着人們想要知道有關天主的一切。

從沒有人見過這書，直到有位學者來訪，禁不住他的苦苦哀求，終於從大師那兒掙得此書。他帶回去迫不及待地翻開，却發現每一頁都是空白的。

「這書根本沒說什麼嘛！」學者極其失望。

「我知道，」大師心平氣和地說：「仔細看看它所暗示的何等豐富！」

一七三 老化

「天哪，你變得這麼老了！」大師和他少年時的朋友聊了一陣後，禁不住如此嘆息。

「誰也無法避免變老啊，不是嗎？」他的朋友自嘲一番。

「是的，誰也避免不了。」大師同意他的話：「但人必須避免老化！」

一七四 致命傷

大師以他的德高望重，對宗教却抱着隱隱的敵意。這常使弟子們困惑不已，他們一向把宗教及靈修視爲一事。

「當前的宗教所強調的，不外是懲罰與賞報，令人滋生起畏懼與貪慾之心。而這兩樣東西正是靈修的致命傷。」

他接着感傷地說：「這簡直是火上加油，爲虎作倀。」

一七五 壓力

大師常是隨着個人成長的步調，任其自然發展，他從不在旁催迫。他曾說過這樣的比喻：

有個人看見一隻蝴蝶正在破繭而出，他捺不住性子，所以輕輕地向繭吹氣，這股暖氣確實加速了出繭的過程，可是出來的不是蝴蝶，而是有一雙零亂翅膀的怪蛾。」

大師總結一句：「我們不應爲別人催生，否則我們會造成流產的悲劇。」

一七六 欲振乏力

當大師收納某些人爲弟子而拒絕其他人時，弟子們始終不能明白他那幾近專橫的態度。

直到有一天，他們聽見大師說：「不要企圖教一隻豬唱歌，這不僅是浪費時間，還會激怒了那隻豬。」弟子們才若有所悟。

一七七 名相

大師對時髦的新發明，童心未泯地好奇不已。當他看到一個可以放入口袋的迷你計算機，情不自禁地讚嘆一番。

過後，他說出相當中肯的一句話：「好像許多人的口袋裏都有這個迷你計算機，可是口袋裏却沒有多少錢值得計算。」

一週之後，有位訪客來請教授授徒之道。他說：「讓他們分清本末。最好是先攢足夠的錢，然後才計數它；最好是先有具體的經驗，再去設立名相解說。」

一七八 有省

有回，弟子們聚在一起討論讀書的利益，有些人認為這是浪費時間，有些人則難以苟同。

於是他們請教大師，他說：「你會否讀過一本書，列在正文下面的小字註解，有時也如正文一般激發讀者不少靈感？」

弟子們領首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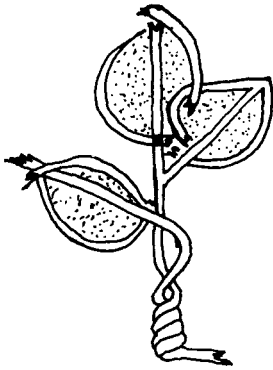
大師接着說：「生活就好比那正文。」

一七九 人性弱點

大師教給那些爭吵不休的夫妻一個無爭之道。

他說：「你只能向對方要求他施予恩惠，不能視此爲你應有的權益。」

紛爭立即中止。



一八〇 反對

開創風氣者常飽經他人評論而受盡挫折。大師說：「仔細聽取批評的內容，那可能正是你的朋友難以啓齒的。」

他又說：「不要被那些批評打垮。你要知道，自古沒有人為批評家雕塑銅像的。被塑像的常是那些飽受批評的人。」



一八一 無限

大師幾乎絕口不論天主或是神聖的事情。他說：「對於天主，我們只知道，我們所知道的一切簡直微不足道。」

有一天，他提到一位想盡辦法要拜他爲師的人：「他來到我門下學習，結果他什麼也沒學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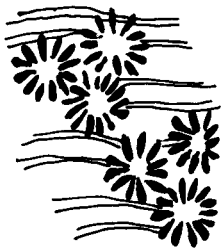
只有少數門徒明瞭：大師所要教的，是無法學的，也無法教的。所以人們確實不能從他那裏學到什麼。



一八一 宗教制裁

有天，一位門徒提到釋迦、耶穌及默罕穆德在世時，都被當代人列為強盜或異端之輩。

大師說：「除非有上千個忠誠信徒同聲指認他為褻聖者，否則他還不配自視得到至高的真理。」



一八三 琴瑟合鳴

有個人的婚姻發生問題，前來請益，大師說：「你應該學習聽從你的妻子。」

這人老實地遵照指示行事。一個月後他回覆大師：他已學會聽從他老婆的每一句話了。

大師微笑着說：「現在，你回去聽從你老婆沒有說出來的每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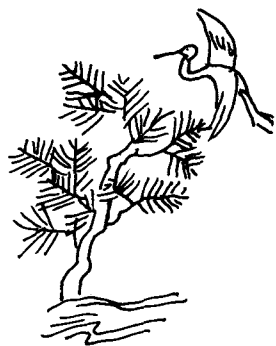


一八四 偉大

大師感嘆地說：「這世界的問題都是出自於人類不肯長大。」

「如何才算長大了呢？」弟子問。

「直到有一天他不必爲任何原因說謊。」



一八五 明心見性

大師同時強調知識及智慧二者。

他曾如此答覆：「知識是來自讀書或聆聽演說。」

「智慧呢？」

「是來自閱讀你自己這本書。」

他又加上一句妙言：「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呵！因為這本書每分鐘都在增訂當中。」

一八六 顯露

每有新來弟子投入門下，大師的初步教義總不外乎：

「你可知道有一個人，他永不摒棄你直至你嚙下最後一口氣？」

「他是誰？」

「就是你。」

「你可知道你所有的問題的答案嗎？」

「是什麼？」

「就是你。」

「你能猜出你所有困難的解決辦法嗎？」

「我不猜了！」

「就是你。」

一八七 默觀

大師常說，唯有沉默能使人潛移默化。

但他從不解釋這沉默是什麼。若有人問他，他只是笑笑，然後豎起食指緊貼在他緊閉的嘴唇上，使弟子們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某天，有人問：「人如何才能達到你所說的沉默境界呢？」他才洩漏了一點兒天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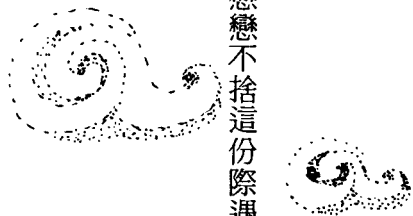
大師說的這般簡單，令弟子們不得不察看他的臉色，看看他是否開玩笑。他却一本正經地說：「不論你在何處，仔細地看，雖然外界並無一物；仔細地聽，雖然外界寂靜無聲。」

一八八 無心

他們師徒一行在外野餐。大師說：「你們想要知道開悟的生活像什麼嗎？看看那些鳥兒飛過湖面。」

每個人都定睛瞧時，大師發言了：

「牠們投影在水面上，却是如此無心，而湖水也不會戀戀不捨這份際遇。」



一八九 藝術

「師父究竟有何用處？」有人問。

弟子答覆：「他教你一些你早已知道的事情，向你指示，你終日視而不見的現象。」

問道者不解其意。這位弟子又說了：

「一位藝術家用他的畫教我如何欣賞日落景色。大師以他的開示教我認識生活中每一刹那的真相。」

一九〇 寂 滅

「我要在祈禱中與天主同在。」

「你所想要的實在荒謬。」

「爲什麼？」

「因爲每當你在時，天主就消失；每當天主臨在，你必然消失。所以你怎能與天主同在？」

大師接着又說：

「追尋孤獨吧！不論你與何人同在，你就不是獨處。當你與天主同在，你也不算獨處。想要與天主同在，唯一的方法即是徹底的獨處。那麼，但願天主臨在而你消融於其中了。」

一九一 猜忌

有位訪客請教大師如何分辨師父的真偽。大師簡單地答覆說：「如果你自己是不可欺的，就沒有人能欺騙得了你。」

事後，大師向弟子說：「爲什麼求道者總是假定自己正直無欺，而百般試探師父的正直與否？」

一九二 隨機施教

有位訪客滿懷期待而來，却對大師的一般陳腔老調頗感失望。

他向一位門人吐訴：「我不惜跋涉千里，只爲一訪名師，却發現他與凡人並無二致。」

這位門人答覆他說：「師父好比一個鞋匠，雖然擁有取之不盡的皮貨，但他的責任，只能按照你腳的尺寸，加以裁剪縫製而已。」

一九三 過猶不及

一位充滿狂熱的弟子一心想去教導別人「真理」，前來徵求大師的意見。大師只說：「等一等。」

每年這位弟子都提出同樣的請求，而每年大師的答覆都是：「等一等。」

有一天，他終於忍不住質問大師：「究竟要等到什麼時候我才夠格去教導別人？」

大師說：「當你一心想爲人師的狂熱消退以後。」

一九四 祈禱

大師總喜歡反駁一般人所接受的天主的概念。

「當天主把你從困境中解救出來，你才會想到尋求真實的天主。」

弟子要求大師解釋此言之意。大師說了一個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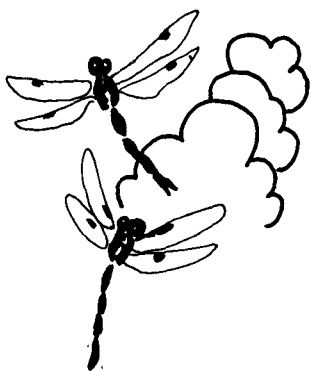
有個人上街購物，把一輛全新的腳踏車停放在市場邊。直到第二天，他才想起他的腳踏車。衝到市場時，以為那腳踏車一定被人偷走了。然而那腳踏車却安然無恙地停在原處。

他高興地跑到附近聖堂內感謝天主保全了他的腳踏車。當他走出聖堂，却發現腳踏車不見了。

一九五 豪氣干雲

有天，弟子們想知道，那一類的人才適合投入大師門下。

大師說：「有一種人，他只有兩件襯衫，却賣了一件，用這錢買一朵花。」



一九六 操縱

大師坐在那兒聽一位婦女抱怨她的丈夫。

最後，大師說：「孩子，如果你能做一個好妻子的話，你的婚姻就可以算是相當幸福了。」

「那，我該如何做呢？」

「別在拚命想把你先生改造爲一個好丈夫。」

一九七 執著

「我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所以我希望早作準備。」

「你只害怕明天——却不知道昨天一樣充滿危機呢！」



一九八 炫耀

有個弟子自稱他有意去教導別人真理。大師要考核他：「你準備一篇演講，我將親臨會場審核你是否已經準備妥當。」

這篇演講頗具啓發性。最後，一位乞丐走向這位演說者，他立即起立，並將自己的外衣送給這個乞丐，做為羣衆的表率。

事後，大師說：「你的言詞充滿宗教熱忱，然而，孩子，你尚未準備好。」

「爲什麼？」弟子顯得十分失望。

「有兩個原因：你根本沒有給那乞丐開口的機會，表明他真正的需要；而且你也不必過於向他人炫耀你的德行。」

一九九 垂拱而治

大師的言論實在曖昧難解。他常說，真正的改革者能在每一件事上看出它當下的圓滿意義，而且能夠隨順因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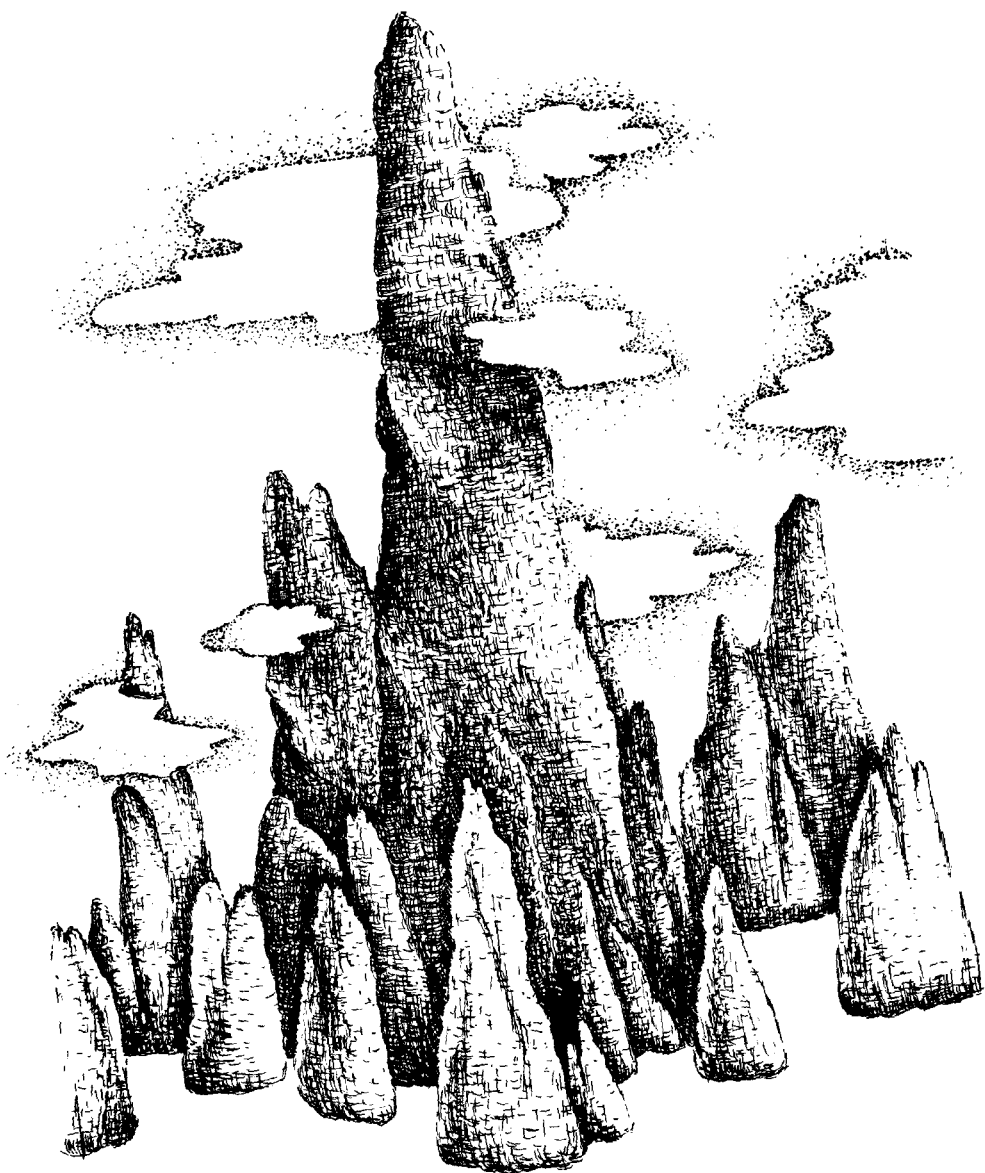
「那麼他爲什麼仍希望有所改善呢？」他的弟子如此反駁。

「改革者有很多種類。有一種人自己一無所爲，却能引導出一種趨勢，這些人只在疏導河的流向而已。另一種人企圖大展鴻圖，他們竭盡所能想濕潤河流。」

一〇〇〇 天 恩

一位青年來到大師前說：「我想成爲智者。我如何才能達成此願望？」

大師嘆息說：「曾經有個年輕人和你一樣，也想成爲智者，而且極度地渴望。有一天他發現他正坐在我現在的座位上，而且他前面——就在你的位置上，坐着一位青年，這位青年說：『我想成爲智者。』」



一一〇一 優越

一位來自東方的弟子，自恃懂得東方靈修，而趾高氣昂地問大師說：「爲什麼西方擁有物質的進步，而東方擁有靈修？」

大師簡明地說：「因爲太初之時，上天分配恩賜，西方人搶先一步作了選擇。」

一一〇二 極限

大師一再強調：尋求天主的道路上，最後一道障礙即是「天主」這個字及其概念。

當地的祭司聽了，十分惱怒，怒氣沖沖地跑來與大師理論。

「『天主』這個字當然能引導人到天主前。」祭司說。

「它確實能夠。」大師平靜地應和着。

「既然能夠，怎麼又會是障礙呢？」

大師說：「驢子只能將你載到門口，却不能帶你進入內室啊！」

二〇三 膽識

有位訪客十分失意地說：「爲什麼我留在此地，却收成不到任何果實呢？」

「可能是你缺乏搖撼樹幹的勇氣吧！」大師溫和地回答。



二〇四 工具

一位弟子即將辭別大師，重返他的家業。臨行前，他請求大師贈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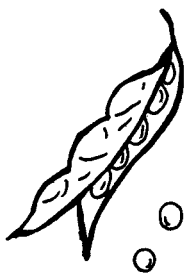
大師說：

「好好體會下面的話：

火無冷熱，是你感覺冷熱。

眼睛看不見，是你看見。

畫圈的不是圓規，而是那製圖的人。」



一〇五 共融

大師即將圓寂，這是無法挽回的事實了。弟子們希望爲他預備一場隆重的葬禮。大師聽到了，就說：「以天地爲棺，以日月星辰爲冕，整個宇宙爲我護行入墓——我還能奢求比這更莊嚴的儀式嗎？」

大師要求「天葬」，但弟子們無法接受他的遺命，耽心他會被飛禽野獸吞噬。

「那麼，記得把我的手杖攔在身邊，我好能及時驅走野獸。」大師笑着說。

「這怎麼可能，你已經沒有知覺了。」

「既然如此，鳥獸來吃我，又有什麼關係！」

一一〇六 拳打太極

大師常告訴新入門的弟子：「敵，門就會爲你而開。」



不久，他又狡黠地對其中幾位說：「如果這門從未關上，你又怎能期待它的開啓？」



一〇七 食 譜

「你在尋找什麼？」大師問那前來請益的學者。

「生命。」學者答道。

大師說：「如果你要生命，就得先死於文字。」

學者央求他進一步的解釋。他說：「你已經陷入了困境、迷失了方向。因為你所渴望的是實質的生命，却心滿意足地仰賴文字維生。要知道，菜單不能餵飽你，食譜也不能解你饑渴。」

二〇八 虛心

一位頗具聲望的靈修指導者向大師吐露：「我無法祈禱，也無法了解聖經，更無法做到我教別人的靈修方法……」

「何不把這一切都拋掉？」大師欣慰地說。

「這怎麼可能？我一向被視為有聖德者，又有一大堆徒衆跟隨在後。」

事後，大師嘆息道：「當今所謂之聖德，已經有名無實了；唯有天才，可稱得上是有實却無名。」

二〇九 灑脫自在

大師爲了保持輕鬆自然的家風，不願弟子們過度認真，包括對他的教導在內，他喜歡講他自己的故事：

「我的第一個弟子爲了修行，心力憔悴不堪；第二個弟子勇猛精進練習我傳授的方法，差點把自己逼瘋了；第三個弟子終日沉浸於靜坐默觀中，變得呆若木雞；只有第四個弟子保持了身心的平衡。」

「他怎麼做到的？」在座的人都異口同聲地問。

「大概是因爲，他是唯一拒絕遵照我的方法去做的人。」大師一語驚座。

一一一〇 虛榮

大師時常提醒弟子，人的聖德，如同美貌一般，是渾然天成而不自覺的。他喜歡引用下面的詩句：

玫瑰，它適時綻放。

無緣無由；

也無意妝扮，

為贏得我的誇讚。

他又引用諺語：「當人認清自己不過爾爾，方堪稱為聖。」



一一一一 教育

大師對於神聖的宗教知識及教育一向抱着存疑態度，常常鼓勵科學、藝術或其他方面的研究，所以他順理成章地接受國立大學的邀請，前去演講。

他提早一小時抵達學校，瀏覽校園，觀摩教學設備，對那些向所未聞的現代化設備，讚嘆有加。

而他的演講一如慣例，還不到一分鐘就結束了。他說：

「如果靈心慧眼不在其中，所有的實驗室、圖書館、廳堂、迴廊、拱門以及豐富的講學都形同虛設。」

一一一一 逆境

「磨難能促人成長，甚至開悟。」大師道。

他作了如下解說：

有隻鳥兒每天棲息在荒原中的一株枯樹上。一天，一陣狂風颳倒這株枯樹，可憐的鳥兒只能飛到百里之外，另覓棲身之處——終於牠來到了一座森林，林中結滿了累累果實。

大師做了簡要的結論：「這棵枯樹存在一天，這隻鳥兒就不肯放棄牠棲身之處而高飛遠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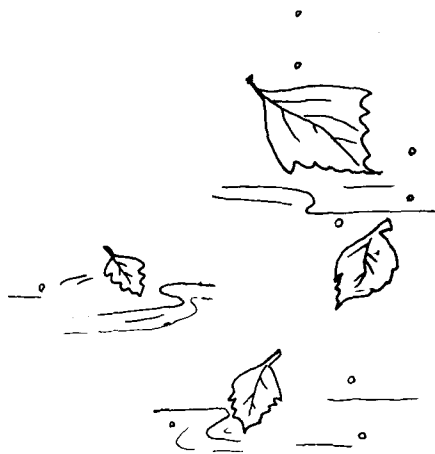
一一二二三
仁者無懼

「什麼是愛？」

「一無所懼。」大師說。

「人們通常畏懼什麼？」

「愛。」大師道。



二二四 悟

大師曾經如此解釋開悟：它不是來自某種修練，而是一種豁然開朗：

「假如你們在座的，都被咒力催眠了，相信這間房子內有一隻老虎，你們在極端畏懼中，盡一切所能地抵抗、逃避，或是馴服牠，以保全生命。一旦咒力解除，你們什麼也不需要，做即能徹底改變，輕鬆自在。」

「所以，了悟才能解除魔咒，咒力一旦消失，人即能脫胎換骨，導入無爲之境。無爲乃是真正的力量：你能隨心所欲，因為這已不是你在做這一切了。」



一一五 淨化

大師一再強調：他不會教過一法，也不會做過一事。弟子們歷經多年才漸漸了解那「學而無學，無修而修」的智慧。真正的造詣不是源自有心的修練，而是「放下即是」。



二二六 天才

有位作家來到寺院，想寫一本關於大師的書。

「人們說你是個天才，是嗎？」他問。

「可以這麼說。」大師毫無愧色。

「什麼稟賦使你成爲天才？」

「認識的能力。」

「認識什麼？」

「繭中之蝶，卵中之鷹，以及人人皆具佛性。」



二二七 人性

大師願意宣講有關「世界末日」的消息，日傳千里，遠近皆知。於是羣衆蜂擁而至，坐在寺前廣場上聆聽。

大師上座不到一分鐘即圓滿結束。他所說的只是：

「那即將毀滅人類的的事情是：
不顧天理的政治，
不具仁愛的進步，
無須辛勞的財富，
不甘寂寞的求知，
不能超然無畏的宗教，
沒有靈明覺性的膜拜。」



二二八 絕望

「明心見性能造就出何等人物？」

大師說：

「以天下爲任，却不阿黨相附。

隨遇而安，一無固定行止。

物來則取，

人去不留。

已逝者，不咎不悔，

未來者，不憂不懼。

招之卽來，

揮之即去。

勁若海上颯風，

弱如風中飄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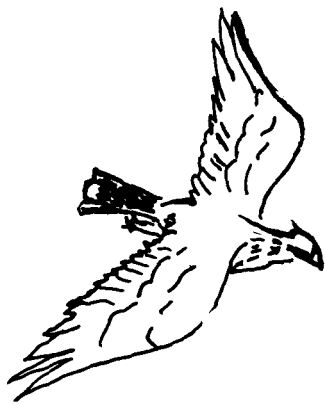
柔若水邊浮葦；

又如一樽終日輾轉不語的磨石。

平等愛物，

一如天覆地載，毫無私曲。

這些都是明心見性的境界。」



一位年輕的弟子聽了不禁哭道：「這種指導只適用於死人，怎麼可能用在我們活人身上！」便斷然離去，義無反顧。

譯者跋

宗教本應帶給人心靈的解脫，
但我却在許多名師大德身上看到更微妙的執着。

更不該交上一位當編輯的朋友。

當錦惠把此書放在我手中，

倏然瞥見大師正在靈山上拈花微笑。

於是，

我欣然迎請家中。

伴着冬夜的孤寂與清冷，

聆聽他的沉默。

眼觀他手中的慧劍在天地間揮舞。

慧眼禪心

千古的纏縛與罣礙就此消落，
消落於無形。

當吾緣已盡。

臨行，

他託我將此書轉贈於你。

劉巧玲識於台北

一九八六年一月卅日完稿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慧眼禪心 / 戴邁樂 著；若水 譯

----三版----臺北市：光啓文化，1995〔民84〕

面；公分

譯自：One Minute Wisdom

ISBN 978-957-546-236-9（平裝）

1. 人生哲學 2. 智慧

192.8

84008228

慧眼禪心

1987年元月初版

2010年5月三版六刷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者：戴邁樂

譯者：若水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洪山川

出版者：光啓文化事業

地址：台北市(10688)敦化南路一段233巷20號A棟

電話：(02)2740 2022

傳真：(02)2740 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光啓文化事業)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94號

發行者：鮑立德

E-mail：kcg@kcg.org.tw

網址：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師大路170號3樓之3

電話：(02)2367-3627

定價：200元

光啓書號 206087

ISBN 978-957-546-236-9

本書以吉光片羽似的段落篇章，將生命智慧具現於一位超乎任何教派學說的大宗師身上，藉其慧眼禪心，娓娓道出作者對宇宙人生的觀照與感悟。遣辭用句雖極其簡單，卻處處埋伏玄機，耐人尋味。

ISBN 978-957-546-236-9 \$200



9 789575 462369 00200

光啓書號 206087

定價 200元

 光啟文化事業
Kaangchi Cultural Group